

14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66

~~Ch L 9297.74~~

~~Ch L 9301.74~~

~~Ch L 9297/1184~~

册府元龜



淮南李臨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二十六

修武備

加豪強

修武備

夫備豫不虞古之善教思艱圖易政之善經乃有居
牧伯之重總連城之寄屬寇攘之連結或羗戎之密
邇以至俯逼強敵旁接叛壘而能發先見之慮設未

然之防厚因倉之蓄增池隍之固簡稽軍實申明師律訓練講閱之必至斥堠烽燧之必嚴峻誅賞之令治戰守之具觸類而長大爲之防用能應變無窮遇戰必克叶干城之詠得庇民之術者焉古所謂物不素具則不可以應卒誠哉是言矣

後漢第五倫爲高密侯相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起高密在二州之郊倫乃大儲糧糈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至數千家

郭伋爲漁陽太守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勅士馬設攻守之畧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

得安業後爲并州牧伋知盧芳夙賊卒難以力制常嚴烽堠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隨昱遂謀脅芳降伋芳乃亡入匈奴

崔實爲五原太守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畧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實整厲士馬嚴烽堠虜不敢犯常爲邊最

樊準爲鉅鹿太守而趙魏之郊數爲羗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後轉河內太守時羗復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塢壁威名大行

任延爲武威太守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羗民畏寇抄

多廢田業延到選武畧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常多殘傷絕不敢出

劉馥爲揚州刺史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孫權數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摧於是苦葦覆之夜燃脂炤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

賈逵爲豫州刺史州南與吳接逵明斥候繕甲兵爲守戰之備賊不敢犯

張旣爲涼州刺史與夏侯儒擊叛胡破之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鄣塞置烽埃邸閣以備胡西羗恐率衆二萬餘落降

魏范粲爲武威太守時戎夷頗侵疆場粲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城流通無烽燧之警

吳吾彥爲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爲備皓不從彥乃輒爲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剋

晉王濬爲益州刺史武帝謀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恠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梯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梯以呈孫皓口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浩不從尋以謚曰拜濬爲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

劉敬宣爲江州刺史課集軍糧搜召舟乘軍戎要用嘗有儲擬故西征諸軍雖失利退據因之每卽振復虞潭爲吳國內史修滬瀆壘以防海抄百姓賴之梁廬陵王續爲雍州刺史多聚馬伏畜養驍雄金帛內盈倉廩外實

鄭紹叔爲司州刺史創立城隍繕修兵器

陳毛喜爲永嘉內史喜至郡不受俸秩政宏清靜民吏使之遇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郡與豐州相接而素無備禦喜乃修治城隍嚴飭器械又遣所部松陽令周磻領千兵援建安賊平授南安內史

後魏韋彧爲豫州刺史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焉境內清肅

江文遙爲汝州刺史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維州葛榮等相繼叛逆自幽燕已南悉皆淪陷惟文遙介在羣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爲用

北齊封子繪爲合州刺史到州未幾值蕭軌裴英起等江東敗沒行臺司馬恭發歷陽徑還壽春疆場大駭兼在州器械隨軍畧盡城隍樓雉虧壞者多子繪乃修造城樓繕治軍器守禦所須畢備人情漸安尋勅於舟營造船艦子繪爲大使總監之陳武帝曾遣其護軍將軍徐度等率輕舟從柵口歷東關入巢湖徑襲合肥規燒船艦以夜一更潛寇城下子繪率將士格戰陳人奔退

後周王思政爲荊州刺史州境卑濕城塹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蘭行歡督工匠繕治之

權景宣爲南陽太守地隣敵境景宣備起城樓多備器械寇盜歛迹民得肄業

宇文測行綏州事先每歲河水合後突厥卽來寇掠測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堠知其動靜唐顏真卿爲平原太守時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爲託修城浚池陰科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

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讒於祿山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虞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

張鑑爲濠州刺史屬李靈曜反於汴州鑑訓練鄉兵嚴守禦之備詔書褒異加侍御史緣淮鎮守

李芄爲陳州刺史時李靈曜反於汴州永平節度使李勉署芄兼亳州防禦使練達軍事兵備甚肅

關播爲淮南節度陳少遊判官攝滁州刺史時李靈曜阻兵跋扈於汴州少遊自領兵鎮淮上所在盜賊蜂起播調閱州兵令其守備

嗣曹王臯爲洪州刺史時梁崇義反乃集州吏令軍

中曰嘗有功未伸者別爲行有策謀及器能堪佐軍者別爲行有裨將伊慎李伯潛劉旻皆自臯占察其詞氣驗其功皆補大將擢王鏐委之申軍以馬燹許孟容爲賓介繕甲兵具戰艦將軍二萬焉

張建封爲壽州刺史時李希烈陷汴州遣使赴揚州未至爲建封所得斬之希烈聞之大怒卽署其大將杜少誠爲僞僕射淮南節度令先平壽州然後取廣陵建封於霍丘堅柵嚴加守禁少誠竟不能進後爲濠壽廬二州觀察使大修緝城池悉心綏撫遠近悅附

韓滉為潤州刺史屬與駕巡幸河汴騷然滉訓練士卒鍛礪戈甲稱為精勁

王翊為東都留守凡開置二十餘屯復市勁筋長鐵簡練器械無何吳少誠反蔡州翊賦車籍甲不得完繕而卒

呂元膺為東都留守請募置山棚子弟以衛宮城

東畿西南縣 山谷曠遠多麋鹿猛獸人習射獵不務耕稼

春夏以其族黨遷徙無嘗俗呼為山棚前留守權得輿知其可縻而用將請之會詔徵故元膺繼請焉

李景畧為豐州刺史廩儲備器械具二歲後軍聲雄

冠北邊

梁趙犖唐末為陳州刺史時黃巢犯官闕犖謂將吏

曰賊巢之虐徧於四方苟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則必

驅殘黨以東下况與忠武久為仇讐凌我土疆勢必

然也乃遣增垣墉濬溝洫實倉廩積薪芻凡四門之

外兩舍之內民有資糧者悉令輓入郡中繕甲利兵

劍稍弓弩矢石無不畢備又招召勁勇寘之麾下以

仲弟昶為防遏都指揮使以李弟翊為親從都知兵

馬使長子麓次子霖皆分領銳兵黃巢在長安果為

王師四面振束食盡人饑謀東奔之計先遣驍將孟

楷擁徒萬人直入項縣隼引兵擊之賊衆大潰斬獲
畧盡生擒孟楷中和三年朝廷聞其功就加簡較兵
部尚書

王檀守密州刺史郡接淮戎舊無壁壘乃率丁夫修
築羅城六旬而畢居民賴之

薛季筠爲登州刺史下車稱理登州舊無羅城及季
筠至郡率丁壯以築之民共安之

抑豪強

孔子曰齊之以刑國僑曰糾之以猛是知剛嚴武徒
以御其下者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若夫豪猾之民

陵暴疲弱兼并之族雄張邑里撓敗法令侵害吏治

復有倚恃強勢肆行姦宄條教不足以懲違德義不

能以宣化繇是聳疾邪之志以除惡爲務靡顧權右

專事威斷道德齊禮我則未暇風行霜烈一致於法

俾暴橫者自禁柔懦者獲全其或深刻之過差勝任

而媮快固與夫斷斷守道之吏異矣

漢鄧都景帝時爲中郎將濟南矚氏宗人三百餘家

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帝拜都爲濟南守至則誅

矚氏首惡餘皆股栗

言懼之甚至於
股脚戰栗也

居歲餘郡中不

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嚴延年武帝時為涿郡太守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
助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
納之飾文而入之為罪

義縱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
不拾遺

趙廣漢守京兆尹時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
方上廣藏上也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

不敗於是收案致法致至也令至於罪罰之法中貴人豪長者為
請無不至終無所聽中貴人居中朝而貴者也豪宗

族賓客謀欲篡取逆取日篡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
起居謂居止之處及欲發之狀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

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遷潁川太守先是
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為婚姻吏宿朋黨廣漢患之厲

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受相訟牒記也擇其中可使者獎厲而使之出有案

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洩其語令相怨咎
遺知其事由其人又教吏為鉅筭鉅若金盛錢藏餅為小孔可入而不

以為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強宗大族家家結為
仇讐姦黨散落風化大改吏民相告訐兩相斥日訐廣漢

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

名流聞

孫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東部督郵人見勅

曰今月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

掾部渠有人乎渠豈也言掾所部文印曰無其人

不敢空受職印謂仰頭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

曰其次除季穉之外文曰豺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

言不當釋大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

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

郤失車騎將軍謂失士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

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窮

無以復應文文恠寶氣索索盡知其有故因曰明府

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闔閉

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誣謗即度穉季而譴

已事過度不眾口謹謹終身自墮墮毀寶曰受教穉

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杜塞也不通水火

來穿舍後墻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

如此具言怨悞改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

眦顧受將命分當相直言自顧念受天子命為郡誠

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改心但更門戶適趨禍

耳更改穉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

何並為潁州太守郡人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
有權弟威為郡掾藏千金臧謂致罪之臧也並過辭鍾廷尉

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臧罪死罪一等願蚤就髡鉗並

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入呼弟

時陽翟輕俠趙季李欵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

漁者謂侵奪取之若漁獵之為也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縱橫郡中

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

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勅曰三人

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

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乃收之趙季桀

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

負謂恃其權力也吏格殺之亦得趙季宅郡持頭還並皆縣

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

尹翁歸為東海太守大豪鄉許仲孫鄉縣之豪姓許名仲孫為

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

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

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綏

於小弱急於豪強豪強有論罪輸掌畜官論罪決罪也扶風畜

牧所在有花師之屬故曰堂畜官也使斫莖莖斬也責以員程不得取代

員數也計其人乃日數為功程不中程輒笞督督責也極者至以鉄自

十月九日 抄家強

到而死 鉄所莖刀也使其所莖故因以莖刀自到 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

治

陳威為南陽太守操持掾吏 操執也 郡中長吏皆令閉

門自歛不得踰法公移勅書曰 公然移書以約勅也 即各欲求

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強

愁服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

後漢蔡茂為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

界多犯吏禁茂輒糾察無所迴避

董宣為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

造宅而卜工以為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

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

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號叫宣以丹前附王

莽慮交通海賊乃悉繫劇獄 劇縣之獄 使門下書佐丞丘

岑盡殺之青州以為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

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

乃厲聲曰董宣平生未曾食人之食况死乎升車而

去時同刑九人次當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

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狀以對言永

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繇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

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

册守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 百九十六 十二

第五倫為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吏家資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違

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

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身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賅抑絕文職修理

羊陟為河南尹禁治豪右京師憚之

史弼為平原相為政特挫抑豪強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

張歆為淮陽王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亂法禁歆將令尉入宮搜捕王自上歆坐左遷為汲令

王暢為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擢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尋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法諸受臧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

任延為武威太守將兵長史田緝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為人暴害延收緝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緝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

升延為濟北相時小黃門段珪中嘗侍候覽家在濟陰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犯侵百姓劫掠行旅

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怨以事上
訖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

朱穆爲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爲中嘗侍並以
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

黃昌爲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
昌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也亟勅
付獄案殺之郡中震慄

任宏爲弘農太守考察郡中有事官官買爵位者雖
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

苑康遷泰山太守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每案
其宗黨賓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康旣嘗賊匿官因
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兗州刺
史第五種及都尉壹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獄減
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人及大山羊陟等詣闕爲訟
乃原還本郡

李回爲荊州刺史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穢賜等
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千里移檄

里急救
之急也

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爲太山太守

言移一
日行千

李燮爲河南尹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爲鄴令有
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冀卽

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屍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雒陽燹行途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

杜密歷代郡泰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爲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

第五種爲兗州刺史中嘗侍單超兄子正爲濟陰太守負勢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以鈔羽出遂馳至

定陶閉門收正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月中發其賊五六千萬種卽奏正并以劾超超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嘆之

荀昱爲沛相弟曇爲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宦其支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纖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魏蒼慈爲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改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

冊府元龜 抑豪強 卷之六十一
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日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

吳鄭胃為建安太守時較事呂一賓客於郡犯法胃收付獄考竟當懷恨後密譖胃大帝大怒召胃還潘

濬陳表並為請得釋

太嘗潘濬作將軍陳表

晉劉喬為豫章太守郡人莫鴻南土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橫恣無道百姓患之喬至誅鴻及諸豪右界內肅然

宋蔡興宗為會稽太守郡多豪右不遵王憲又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畧山湖妨民害治興宗皆以法繩

之會稽全實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撓亂在所大為民患子息滋長督責無窮興宗悉啓罷省又陳原諸逋負辭遣雜役並見從

南齊顧憲之為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卽表除文度後還葬母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與文度深恨之卒不能傷也

梁謝覽為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子弟來迎覽遂去其船杖吏為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

不敢與公私關通

何遠為東陽太守疾強富如仇讐視貧細如子弟特為豪右所畏憚

後魏趙郡王謚弟譚自羽林監出為高陽太守為政嚴斷豪右畏之

房士達為平原太守抑推豪強境內肅然

劉藻為秦州刺史秦人恃險率多麤暴或拒人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強羗氏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

竇熾為原州刺史抑挫豪右申理幽滯

臬企為東雍州刺史部民楊年皮大保椿之從弟恃託椿勢侵害百姓守宰多被其凌侮皆畏而不敢聞企收而治之將加極法於是楊氏慚懼闔宗詣闕請恩自此豪右屏迹無敢犯者

元仲景為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橫又為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決於是豪貴寒心

北齊裴讓之為河清太守郡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與久吏姦猾多有侵削於是遂脅人取財計賊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

後周柳慶魏末孝武帝時爲雍州別駕廣陵王元欣
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爲凶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推
捕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今若加
以桎梏後復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繇
此益驕慶於是大集僚吏盛言孟氏依倚權威侵虐
之狀言畢便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不敢侵暴
韓褒爲都督西涼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尚豪富
豪富之家侵漁小民同於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益
富褒乃悉募貧民以充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徭賦又
調富人財物以賑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又先盡貧者
者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戶口殷實

隋庫狄士文爲雍州刺史士文謂人曰我向法深不
能窺候要貴必死此官矣乃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
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

唐魏元忠則天長安中爲并州副元帥時奉宸令張
易之嘗縱其家奴凌暴百姓元忠笞殺之權豪莫不
敬憚

路嗣恭代宗大曆中爲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在
官恭恪善理財賦賈明觀者事北軍都虞候劉希暹
從坐明觀積惡犯衆怒時宰相元載受賂遣江南劾

冊府元龜 柳豪強 卷之六百九十六
力魏少遊承載意苟容之及嗣恭代少遊即日杖殺
識者稱之

鄭叔則德宗正元初爲京兆尹奏射生神策及六軍
將士准三月二十一日勅如有關府縣須其辨對者
先具奏聞然後移牒本軍不得懸有追捕伏以浩穰
之地姦慝不嘗小失隄防恐難懲肅其婚田常務卽
請准勅處分其盜賊鬪毆及姦僞等若待奏報恐失
罪人請以時追捕具狀申奏從之

許孟容憲宗元和四年爲京兆尹神策軍吏李昱假
貸長安富人錢八十貫滿三歲不償孟容遣吏收捕
械繫魁日命還之曰不及期當死自與元以後禁軍
有功又中貴人猶有恩渥者方得護軍故軍士益橫
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懼以法繩之一軍盡驚寃
訴於帝帝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遣中
使再至乃執奏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輦
轂合爲陛下彈柳豪強錢未盡輸是不可得帝以其
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斂跡威望大震

王播元和五年代許孟容爲京兆尹時禁軍諸鎮布
列畿內軍人出入屬鞬佩劍往往盜發難以擒姦播
奏請畿內軍鎮將卒出入不得持戎具諸王駙馬權

抑豪強
豪之家不得於畿內試鷹犬畎獵之具詔從之於是
姦豪彌息

劉栢楚徽宗寶曆中爲京兆尹摧抑豪右甚有鈎距
時人比之西漢趙廣漢

馮宿爲河南尹雒苑使姚文壽縱部下侵欺百姓吏
不敢捕日遇大會嘗所捕者傲睨於文壽之側宿知
而掩之杖死

王起鎮蒲州有豪民怙西軍之勢者立擒而鞭之一
境獲濟

韋長文宗太和末爲京兆尹奏准勅天下州府犯輕
罪除情狀巨蠹者其他過誤及尋嘗公事違犯不得
鞭背者伏以京師浩穰姦豪所聚終日懲罰抵犯猶
多小有寬容卽難禁戢若恭守勅旨則無以肅清若
臨事用刑則有違詔命伏望許依前據輕重處置從
之

薛元賞開成初爲京兆尹奏京城豪猾素難禁戢自
去冬後益恣兇狂假託軍司劫掠坊市伏望自去年
十一月後府縣所繇及坊市百姓投名諸軍諸使諸
司悉令解還府縣冀得畿內寧止輦下清肅許之
柳仲郢武宗會昌中爲京兆尹時紇于泉訴表甥劉

翊殿母翊為禁軍小較仲郢不候奏下杖殺之
王龜宣宗大中中為同州防禦使同州素稱難理春
夏稍有水旱公賦不齊以妄訴者得計龜下車之後
春雨霑洽夏復訴之乃分幹吏繩其強者蠲其貧者
有牙將白約者亮與被謫前後長吏皆為姑息龜知
之一日有軍士楊言云月給虧損承前必撻其主吏
遂令擒楊言者於其理所詰之咸曰白約所教也遂
遣判官章嶽鞠而得情杖殺之有為黨者悉配之於
外繇是亮豪者肅然而感其威而且惠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象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二十七

酷虐

苛細

驕逸

邪佞

酷虐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老子曰其
政察察其民缺缺故歷代史官以酷吏叙傳者其貶
惡亦深矣自秦網凝密不務教化滅絕仁義殘及至

親上之所行下有甚者至於守土之吏又何足論本
其為術出於法家故其御民也若薙氏之去草既蘊
崇之又行火焉漢承秦弊凡事簡易禁網踈濶僅至
刑措然吏二千石而下以能挫豪猾威震郡國為已
任者亦比比而有其弊也水慘火烈鷹擊虎怒以刀
鋸為治具流膏血於境內急若束濕害過屠伯充積
寃氣鮮聞令終斯乃椎埋刻薄之人非鄉黨禮義之
士任官苟失何世無之如狼牧羊誠非虛語則其理
之政得不慎擇其循良也哉

漢周陽山

周陽姓
山名也

景帝時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

修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暈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

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

撓亦屈
曲也

所居郡必夷其豪

寧成為內史抵罪家居武帝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

公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成為濟南郡尉其治

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帝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

關吏稅隸郡國出入關者

隸閱
也

號曰寧見乳虎無值

寧成之怒

猛虎產乳養護其子則構
噬過常故以喻也值當也

其暴如此

義縱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

不拾遺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關都尉寧成家居

南陽及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

遂案審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

南陽孔氏暴氏二家素豪猾者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

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平氏杜衍二縣名遷為廷尉史軍

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

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人相

視者亦二百餘人縱一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一切皆捕

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楮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賂餉者二百人以為解脫死罪盡

殺之鞠窮也是日皆報殺二百餘人奏請得報郡中

不寒而慄猾民佐吏為治百姓有豪猾禁為罪惡者今畏縱之嚴反為吏耳目

助治公務是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

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言如鷹隼之擊奮毛羽執取飛鳥也後會

更五銖錢白金起更改也民為姦京師猶甚迺以縱為

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縱

必以氣陵之言溫舒雖酷惡而縱又甚也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死

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盜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

斬殺縛束為務闔奉以惡用矣

王溫舒為廣平郡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

牙豪傑而性果敢一往無所顧者以為吏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

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

溫舒意者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法謂行法也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謂不

冊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十九 二

盡意捕擊也 以故盜不敢近廣平 事具牧守屏盜門 遷為河內太

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

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 以私馬於道上往往

也 置驛 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畧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

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 以贓

致罪者既沒入之又今出倍 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

論報至流血十餘里 天子可其奏而論決之殺 河內

皆恠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

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温舒頓足歎曰嗟乎今

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 其好殺

行威不愛人如此

尹齊為淮陽都尉所誅滅猶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

妻去歸葬

田雲中祁連將軍廣明之弟為淮陽守亦敢誅殺吏

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

嚴延年為涿郡太守疾惡太甚中傷者多猶巧為獄

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王簿親近史不得

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

總集郡府 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 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

伯長 令行禁止郡中清正

尹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

鄭昌為太原涿郡太守南陽太守弘之弟也昌用刑罰深不如弘平

陳咸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罰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府謂郡之府以律程作司空司空主作役之官為

地曰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鉞衣服不如法鉗頸鉞在足皆輒加罪答督作劇不勝痛作捏劇苦又被督察答罰

既多改不勝痛也自絞死歲數百千人外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

後漢樊曄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

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嘗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

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李章為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周紆為司隸較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雒陽錄囚徒

二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又為渤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

書坐徵詣廷尉免歸

楊球為平原相天下大旱司空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免之球坐嚴苦徵詣廷尉

王吉中嘗侍甫之養子為沛相顯選剽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

皆磔尸車上隨其罪日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

餘人其餘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慄恐慄懼也莫敢

自保及楊球奏甫球為司隸校尉奏收甫等乃就收執死雒陽獄

魏施畏丹陽人倪觀魯郡人胡業南陽人並為刺史

郡守時人謂之苛暴

劉頽高陽人歷位宰守苛慝猶甚嘉平中為弘農太

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暇專使為不急過無輕重輒

捽其頭又亂杖撻之牽出役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

地求錢所在市里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勅

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發怒

苛虐之

荀勗為領青州刺史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

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勗出屯無鹽以弟純領州刑

殺更甚於勗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

晉裴盾為徐州刺史委任長史司馬與與勸盾刑殺

立威大發良人爲兵有不奉法者罪便至死在任三年百姓著怨

王廙代陶侃爲荊州刺史廙在州大行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失荆土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廙爲輔國將軍加散騎嘗侍

羊聃爲廬陵太守疑郡人簡良等爲賊殺一百九十人徙謫百餘人有疾見簡良爲崇旬日而卒

宋趙伯符爲徐兗二州刺史爲政苛暴吏人畏之若豺虎然而寇盜遠竄無敢犯境爲丹陽尹在郡嚴酷吏人苦之或至委判被錄赴水而死典筆吏取筆不如意鞭五十

沈攸之爲郢州刺史爲政刻薄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罵辱將吏一人亡叛同籍符伍充代者十餘人而曉達吏事自強不息士民畏憚人莫敢欺

江謚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治苛刻僧遵道人與謚情款隨謚蒞郡犯小事餓繫郡獄僧遵裂三衣食之旣盡而死爲有司所奏徵還遇赦得免

南齊劉季連爲益州刺史東昏卽位徵季連爲右衛將軍道斷不至季連聞東昏失德京師多故稍驕矜

本以文史知名性急而褊狹至是遂嚴悞酷狠士人始懷怨望

蕭士開爲益州刺史嚴用威刑蜀人號曰卧虎

梁斌厥爲晉安守爲政嚴酷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罰百姓謂之戒獸

後魏趙郡王謐爲岐州刺史性嚴暴虐下人

元麗爲雍州刺史爲政嚴酷吏人畏患之後遷冀州刺史入爲尚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好殺無理枉濫非一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甕

殺道二百而言不多麗脫冠謝

元瞻字道周任城王澄之子爲兗州刺史頗愛書史而貪暴好殺澄深耻忿之絕其往來

薛忱爲北廣平太守爲治暴虐曾因公事一家之內併殺數人爲民所訟將致之罪遇患卒於郡

于維侯爲秦州刺史而貪酷安忍州人富熾奪民呂勝脰纏一具維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刺殺民王羗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已維侯生後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胸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力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

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之者無不傷楚合州驚震人懷怨憤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孝文詔使者於州刑人處宣告民兵然後斬維侯以謝百姓

胡尼爲宋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就家賜自盡李洪之爲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在任設禁姦之制有帶刀行者罪與刼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享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於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祗見殺害者百數刻害之聲聞於朝野

崔暹爲瀛州刺史貪暴安忍庶人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井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暹也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默然而去

王質爲瀛州刺史質在州十年風化粗行察姦糾慝究其情狀庶民畏服之而刑政刻峻多所笞戮號爲威酷

元昭孝明時爲尚書河南尹聾而狠戾理務峭急所在患之尋出爲雍州刺史在州貪虐大爲人害元暹字叔炤莊帝初除南兗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

殺害累遷秦州刺史先秦州城人屢爲反獲遷盡誅
之存者十一二後除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窺府人
及商胡富人等物詐臺符誣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
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

鄭伯猷爲青州刺史在州貪恠妻安豐王允延明女
專爲聚歛貨賂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
乃誣陷良民云欲反叛藉其資財盡以入已誅其丈
夫婦女配沒百姓怨苦聲聞四方爲御史糾劾死罪
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作相每誠厲朝士
嘗以伯猷及崔叔仁爲喻

皇甫瑒爲豫州刺史爲政殘暴百姓患之

北齊庫狄伏連爲開府鄭州刺史性嚴酷不識士流
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伏連加以箠撻逼遣築墻
隋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至州發摘姦譖長吏尺布
斛粟之贓無所寬得千人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
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
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撈楸楚盈前而哭
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
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蝮蛇瞋長史
含笑判清河坐喫人文帝聞之歎曰士文暴過猛獸

竟坐免

燕榮爲青州總管榮在州選絕有力者爲伍伯吏人
遇之者必加詰問輒禁撻之瘡多見骨姦盜屏迹境
內肅然他州縣人行經其界者畏若寇讐不敢休息
後爲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吏見者莫不惶
懼自范陽盧氏代爲著姓榮皆署爲吏卒以屈辱之
鞭笞左右動至千數血流盈前飲噉自若嘗案部道
次見藜荆堪爲笞楯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
咎榮曰後若有罪將免爾及後犯細過將撻之人曰
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况有過

耶榜楯如舊

田式爲襄州總管顯以立威爲務每視事於外必盛
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
昵無所容貸其女婚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誠寧
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
笞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上
揮袖拂去之式以爲慢已立捧殺之或僚吏姦贓部
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
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未暇省讀先召
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

元弘嗣除觀州總管長史在州專以嚴峻任事吏人多怨之二十年轉幽州總管長史于時燕榮為總管肆虐於弘嗣每被笞辱弘嗣心不伏遂禁弘嗣於獄將殺之及榮誅死弘嗣為政酷又甚之每推鞠囚徒多以酢灌鼻多椽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偽屏息趙仲卿為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無所容捨鞭笞長吏輒至二百官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兗州刺史未之官拜朔州總管于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管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胸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猛獸事多克濟雖是收穫歲積邊戍無餽運

王文同為嘗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吏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剡木為大楸埋之於廷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楸令其踏心於木楸上縛四支於小楸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懾氣元褒為齊郡太守煬帝興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褒詰之掾理屈褒杖之掾遂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褒大怒因杖百餘數日而死坐是免官

唐蕭謨爲武侯大將軍令於雒陽宮畱守謨性苛刻
遇下無恩縱有病者亦逼令就役小吏或懼威爾自
縊者詔遣案驗使者以法繩之謨以爲詰已遂委稱
疾密入京雖是坐免

崔湜爲襄州刺史請別開南山新路以趣商州役工
數萬死者十三四仍嚴錮舊道不許人行其新路每
經夏潦摧壓踣陷行旅艱辛僮仆相繼後湜流於嶺
表俄誅戮於路山南人先苦湜所役競以磚瓦投擲
其尸應時盡碎而商州奏請復依舊路而行

張仁愿爲并州都督府長史神龍二年於洛州長
史城都城穀貴盜竊甚衆仁愿一切皆捕獲杖殺之
尸積滿門遠近震懾無敢犯者

令狐冲爲滑州節度使性謙猜阻人有忤意不加省
察輒至斃踣

李選爲江西觀察使徇喜怒無辜而斃踣者不可勝
紀

李實爲京兆尹恃寵強悻不顧文法人皆側目貞元
二十年春夏旱關中大歉實爲政猛暴方務聚歛進
奉以固恩寵百姓所訴一不介意因入對德宗問人
疾苦實奏曰今年雖旱田穀甚好繇是稅租皆不免

人窮無告乃撤屋瓦木賣苗麥以供賦歛優人成之
端因戲作語爲秦民艱苦之狀實聞之怒言之端誹
謗國政德宗遽令決殺京師無不切齒以怒實二十
一年有詔蠲王畿內逋租實違詔徵之百姓大困官
吏多遭笞罰剝割倍歛聚錢三十萬貫胥吏無犯者
則按之有乞丐絲髮固死無者且日死亦不屈亦杖
殺之京師貴賤同苦其暴虐順宗在諒闇逾月實斃
人於府者十數遂議逐之乃貶爲通州長史制出市
人皆袖瓦石將碎其首實知之繇日營門自苑西出
人人相賀

韓滉爲浙江東西兩鎮觀察使政令明察末年爲於
嚴急嘗以縱人庶之殺耕牛政之蠹也巡內婺州傍
縣有犯其令誅及鄰伍死者數百人又俾推覆官分
察境內情涉疑似必真極法誅殺殘忍一判卽勦數
十人月無虛日雖令行禁止而冤濫相尋
于頔爲陝虢觀察使自以爲得志益恣威虐官吏日
加笞罰掾曹姚峴不勝其虐與其弟汎舟於河遂自
投而死

李鄘爲揚州節度使七年令行禁止擒摘生殺一委
軍吏參伍束手居人頗陷非法

王遂爲沂兗海等州觀察使遂器用不弘僻於聚斂而非廉撫之才但峻威刑以繩亂俗其所製杖笞率踰嘗制遂旣死監軍中使封其杖進呈上令出示於朝以誠廉使

李紳爲楊州節度使有舉子訴楊子江舟人不渡恐大試朝紳判云昔在風塵曾遇此輩今之多幸得以相逢各拋付楊子江其苛急也如此

周慕容彥超晉天福中累授磁單僕壞等州刺史志性輕脫人面獸心公法爲姦是爲嘗態用酷虐爲氣勢以陰狡爲聰明故所至以貪苛聞執事者不勝其苦然搜括盜賊必窮隱伏克黜之輩竄奔他境而良善之民橫遭誣誤破家陷獄者不可勝紀

葉仁魯漢乾祐中授衛州刺史部內多盜賊仁魯每親自擒捕隨意殺戮濫死者衆嘗有羣賊部民聚而追之追至山林不復見賊矣仁魯至盡執追者爲盜悉斷其足筋曝於林麓之下宛轉號呼數日而死許遷爲單州刺史切於除盜嫉惡過當或釘磔賊人令部下齧割

苛細

漢宣帝有言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若夫

不務寬大惟尚煩苛令既滋彰民不堪命政失寬裕俗所厭勞為之師長不其爽歟仲尼所謂苛政甚於猛虎其是之謂乎

漢臧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

米鹽細雜也

事小大皆關其

手其部署縣名曹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插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為小治辯然獨宣以小至大能自行之難以為經

經嘗也不可謂嘗法也

鮑宣為豫州收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坐免歸家

王吉為沛相諫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嘗有微過酒肉為贓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

後漢孫堪為左馮翊坐遇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

魏王思為豫州刺史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

劉頽為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暇專使為不急過無輕重輒摔其頭又亂杖撻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勅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輒使小吏隨覆察之白日常自於墻壁間闕閔夜使幹

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轉相
簡驗嘗案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驚走頭插
柵間嗚呼良久類以爲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徵察
便使伍伯曳五官抹係弼入頓頭責之弼以實對類
自愧不詳因詐問以他事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
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
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安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
視人無禮皆此類也

晉王宏爲河南尹務爲苛碎後爲司隸較尉簡察士
庶使車服異制度人不得衣紫紉及綺練錦繡武帝
嘗遣左右微行觀風俗宏緣此復遣吏科簡婦人袒
服至褻發於路論者以爲暮年謬妄由是獲譏於世
坐免官

宋王玄謨爲雍州刺史令九品以上租役貧富相通
境內莫不嗟怨

劉道濟爲益州刺史初道濟以五城人帛玄奴梁顯
爲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多至蜀土貨
貨或有直數百萬者謙又限市絲綿各不得過五十
斤馬無善惡限蜀錢二萬府又立治一斷民私鼓鑄
而貴賣鐵器商旅阡嗟百姓咸欲爲亂玄奴旣懷恚

忿聚黨爲盜賊

北齊庾狄干爲定州刺史不閑吏事事多擾煩

隋李德林爲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民掘井溉田
空致勞擾竟無補益爲考司所貶歲餘卒官

唐潘好禮玄宗開元中爲豫州刺史爲政孜孜而繁
於細事人吏雖憚其清嚴亦厭其苛察

于頔代宗大曆中爲京兆尹爲政苛細無大體及爲
河南尹以無政績代還

盧綦德宗建中初爲京兆尹無術學爲政苛躁虛祀
惡之諷有司彈奏貶撫州司馬

薛珏貞元中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在任三歲政理
煩碎

薛珏貞元中爲京兆尹以勤身率下失於纖悉無文
學大體

元義方憲宗元和中爲福建觀察徵拜京兆尹歷鄜
坊觀察使皆著程能趣辦之績然爲政稍務苛刻人
多怨之

崔詠元和中爲嶺南節度使爲吏清刻然不失大體
政號苛碎

李紳文宗開城中爲汴州節度使紳上言於本州置

利潤樓店從之議者以為與下爭利非長人者所宜
晉李永福高祖時為同州節度使性鄙狹無器局好
察人微事多有詆訐錐刀小過不能恕工商之業與
隸之情官吏之幸皆善知之雖不欺詐不貪濁然自
任所見無所準的故人多薄之

驕逸

夫荷千里之寄布六條之政必勤郵而是務豈驕逸
而可恣其有以小人之質乘君子之器事其豪率不
拘簡節惟誇詭以自得率胸臆以行事聲色自煥奢
費無度受詞訟於遊獵盡龍虎於兵車及乎罪戾不
解猶悔自撥非不幸也

漢韓延壽為東郡太守後為左馮翊延壽在東郡時

試騎士

每歲大試也

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純

方領

以黃色素作直領也亦於記切

駕四馬傳總建幢棨

幢麾也棨有衣之戟

也其衣以朱墨縹為之幢文江切縹音啓

植羽葆

植亦立也羽葆聚翟尾之為亦今纛之類也植

音職切 鼓車歌車

如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如駕祀時備法駕也

功曹引車皆

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

持幢旁轂

旁步浪切

歌者先居射室

都試射堂也

望見延壽車

噉咷楚歌

噉音咷呼之咷咷音滌濯之滌又它勣切

延壽坐射室騎吏持

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

鞬方衣也音居言切

使騎

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鞞居馬上袍弩負蘭鞬鞞即鞬

鞬也蘭盛弩矢者也其形如木桶鞬丁奚切鞬莫侯切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

駱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駱馬御者不見也延壽又取官銅物侯月蝕

鑄作刀劍鉤鐙放效尚方事鉤亦兵器也似劍而曲所以鉤殺人也鐙劍咳

也又日鐙似劍而小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假謂過貨

也繇讀與僇同及治飾車甲二百萬以上御史大夫蕭望之

劾奏延壽延壽竟坐棄市

魏卑軌為黃門郎子尚公主居處殷富遷并州刺史

在州名為驕豪

夏侯惇為陳留太守舉郡人衛臻計吏命婦出宴臻

以為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赦之

晉魏志字允恭為樂平太守後遷章武趙郡太守雖

累郡職不以政事為意晝則遊獵夜誦詩書以聲色

自娛當時見者未能審其量也

宋臧質為徐兖二州刺史奢費無度爵命無章為有

司所糾

王僧達為宣城太守性好遊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

意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詞訟多在獵所民或相逢

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曰近在後

周朗為廬陵內史郡後荒蕪頗有野獸母薛氏欲見

獾朗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廨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為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州司舉臣愆失多有不允臣在郡虎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帝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虎之災寧關卿小物

後魏元志為揚州刺史晚年耽好聲妓侍側將百人器服珍麗冠於一時

李訢為相州刺史獻文以訢治為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自是遂有驕矜自得之志

北齊高季式為濟州刺史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勳勳不拘簡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款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中朝廷知而容之

唐李邕為汲郡北海二郡太守性豪侈不護細行嚴武為成都尹蜀士頗饒珍產武窮極奢靡賞賜無度或悅一言賞至百萬蜀方閭里以徵歛殆至匱竭然番虜亦不敢犯境而性本狂狡視事多率胸臆雖慈母之言亦不之顧

裴均自江陵節度使入為僕射未幾出鎮襄陽居兩府凡十年荒縱無法度士流以為穢耻

晉房知溫為兖州節度使厚斂不已積貨數百萬治第於南城出則以妓樂相隨任意所之曾不以政事為務有幕客顏衎者正直之士也委曲陳其利病知溫不能用焉

邪佞

古人有言曰邪佞者宇宙之螟蟥王化之蠹賊也斯賢者疾之已甚之言也然而詩曰思無邪蓋將舉直以錯諸枉者也傳曰遠佞人蓋惡色取而行違者也若乃受專城之寄總方伯之任利姦而為用希世以取容或誦事權貴致毒良善或潛行賂遺苟圖爵寵

阿上意以媮合匱民力以市恩下不聊生自為得計斯先王之法所深惡者也亦復為英主之所察致偽行之靡顧彰厥心迹蓋無幾焉所以前訓謂其孔壬將聖言其厚貌者良謂是已

後漢移良安帝時為弘農太守時太尉楊震為中嘗侍樊豐等共譖遂策收太尉印綬遣歸本郡行至城西几楊亭飲醪而卒良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侍震喪露棺道側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

涕郵境上行書舍也

晉苟晞惠帝時為兖州刺史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已

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卽贈都下親貴交州去潞五百里恐不鮮羨募得千里牛每發信旦遣暮還

鞠仲爲慕容德青州刺史德僭位後因讌其羣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已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帝顧命左右賜仲帛千疋仲以賜多爲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

宋劉德願孝武時爲秦郡太守性狃率爲帝所狎侮帝寵姬殷貴妃薨塋畢數與羣臣至殷氏之墓謂德

願曰卿哭貴妃若悲者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帝甚悅以爲豫州刺史

南齊崔惠景武帝時爲南郡內史梁南秦二州刺史又爲司州刺史每罷州輒資獻奉動數百萬帝以此嘉之

劉悛武帝時爲益州刺史悛旣藉舊恩猶能悅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儲

後魏長孫道生明元時爲冀州刺史取人美女以獻帝切責之以舊臣不加罪黜

寇臻字仙勝獻文末爲中川太守時雒州刺史馬熙
攻臻貪虐仙勝微能附之甚得其意轉弘農太守

薛懷吉宣武時爲汾州刺史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

庶

懷吉散騎常侍
其庶之庶子

餌誘勝已共爲婚姻多攜親戚悉

令同行兼爲之彌縫恣其取受而獎勞賓客曲盡物
情送去迎來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默然而
返旣指授先期明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
饌相尋芻粟繼至逮於將別贈以錢縑下及廝備咸
過本望其延納貴賤若此

韋景孝明時爲武威太守內官賈燦與元乂爲黨

靈太后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焉

景承露意以其兄緒爲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幾又

以緒爲西平太守比景代下已轉武威太守

北齊敬長瑜爲廣陵太守多受財賄刺史陸駿將啓

劾之長瑜以貨求於散騎嘗侍和士開士開以畫屏

風詐爲長瑜之獻齊主大悅駿啓尋至遂不問焉

隋魚俱羅煬帝時爲趙郡太守因朝集至東都與將

軍梁伯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

帝不受因遣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帝

大怒與伯隱俱坐除名

王世充爲江都郡丞煬帝數幸江都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彫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繇是益昵之

唐趙元楷太宗時爲蒲州刺史貞觀十二年駕幸其境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謁路左盛飾廨宇修營樓雉欲以求媚又潛餉羊百口魚數千頭將饋貴戚帝知而數之曰朕巡省河雒經歷數州凡有所須皆資官物卿餉羊養魚彫飾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不可復行當識朕心改卿舊態

黎幹代宗時爲京兆尹大曆九年七月以旱故祈雨於朱雀門街造土龍悉召城中巫覡舞於龍所幹與巫覡更舞觀者駭笑彌月不雨幹又請禱於文宣土廟帝聞之曰丘之禱久矣命毀土龍祈雨減膳節用以聽天命俄而澍雨豐霽朝野相賀

少遊歷晉鄭二州刺史厚斂財貨交結權右以是頗獲遷擢後除桂管觀察使少遊以嶺徼遐遠欲規求近郡時中官董秀掌樞密用事少遊乃宿於里候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月所費復幾何秀曰忝近職家累甚重又屬時物騰

貴一月過千餘貫少遊日據此之費俸錢不足支數日其餘嘗須素求外人方可取濟倘有輸誠供億者但留心庇福之固易爲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獨供七郎之費每歲請送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請卽受納餘到官續送免貴人勞慮不亦可乎秀旣踰於始孳欣慳頗甚因與之厚相結少遊言訖泣曰南方炎瘴深愴遠僻但恐不生還載觀顏色矣秀遽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官請從容旬日冀竭蹶分時少遊又已納賄於元載子仲武矣秀載內外引薦數日拜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大曆

五年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八年遷揚州長史淮南觀察使所在悉心綏緝而多以任數爲政好行小惠胥吏得職人亦安焉十餘年間二總大藩皆天下殷厚處也以故徵求貿易且無虛日歛積財寶巨累億萬多賂遺權貴視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結元載每年饋金帛約千萬貫文多納賄於用事中官駱奉先劉清潭吳承情等繇是美聲達於中禁後見元載在相位年深以過犯漸見疑忌少遊亦稍疎之無何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遊外與之深交結而陰使人伺其過失密以上聞代宗以爲忠待

之益厚

宋晦爲虢州刺史與元載賄交率百姓採盧氏山林
爲載製造東都私第并私致書結載子弟及主書卓
英倩載得罪晦遂爲百姓所發帝初猶疑下憲司訊
鞫悉自款伏自同州刺史貶澧州員外司馬

杜亞德宗時東都留守厚賂中官令奏河南尹

鄭式瞻爲衢州刺史進絹五千足銀二千兩德宗曰
式瞻坐事已詔御史按問進物宜付左藏庫

裴肅德宗時爲嘗州刺史鬻薪貨炭案牘百價之上
皆規利焉歲餘又進奉無幾遷浙東觀察使天下刺

史進奉自肅始

盧徵德宗時自戶部侍郎歷同華刺史故事同華以
近地人貧每至端午降誕所獻甚微薄徵遂竭其財
賦每所進獻輒加嘗數人不堪命

裴均德宗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均素與內官左神
策護軍中尉竇文場善有崔太素亦得幸於文場太
素一日晨省文場文場卧帳中賓客填門獨引太素
入卧內太素自謂文場之眷極深徐觀後床一人寢
方伸乃均也太素大慚而出

李錡爲湖州刺史是時李齊運獨被德宗恩顧計從

言行錡累以吳中寶貨密輸齊運繇是遷潤州刺史
范傳正憲宗時爲宣歙觀察使厚以財貨問遣權貴
視公蓄如私藏幸而不至甚敗

李修歷坊州絳州刺史餽厨傳以奉往來中貴及賓
客以求名稱後爲京兆尹頗務聚斂貢獻以希恩寵
班行正直之士多潛見誣毀時人爲之側目時憲宗
方切於貨財以浙西宣歙皆號富饒遂與王遂同拜
觀察俸數歲以病歸闕庭未朝見而卒人皆相賀
李道古爲鄂州觀察使以貪暴聞懼終得罪乃薦山
人柳泌以媚於憲宗

裴弘泰文宗時爲鄭滑節度使奏緣妖星見爲國設
三千僧齋

劉源文宗時爲銀州刺史請置營田事多不實或朝
廷遣使至邊上源必先令下吏多驅馬皆負布囊實
之以土聲言運糧於屯田百千馱之中或致粟麥之
囊一二因潛爲識認於使者前私決其囊以遺之用
取信於人而廣以財賄交通遂權授夏州節度使又
虛增監牧馬數以取其度支供給時人知其贓仗倚
權倖有司不敢舉劾終不寘於極法議者以爲幸
馮行襲哀帝時爲金州節度使奏當道昭信軍額內

一字與元帥梁王諱字同乃賜號戎昭軍

後唐段凝仕梁為懷州刺史乾化元年十二月梁祖

北征迴過郡凝貢獻加等梁祖大悅二年梁祖復北

征凝迎奉進貢有加於前

楊思權為邠州節度使進新修佛寺圖思權前帥禁

軍倒戈入岐州違負朝廷獲節旄之賞心嘗愧畏邠

即思權故里遂率民修寺冀銷陰禍故也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二十八

儒劣

失政

專恣

儒劣

夫居專城之任責共守之功既須才賢必資果斷乃

可以外申幹國之力內成庇民之術者也乃有巽與

無立駸駸苟存處金湯之固委符於外寇挾兵衛之

丹府元覽 儒劣
勢歛衽於凶徒條教靡行僚吏不率政歸於下民無
攸措豈惟敗事之責蓋成滅身之禍書之於冊良可
羞焉

後漢劉度爲荊州刺史桓帝延熹三年武陵蠻寇江
陵度與謁者馬牧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肅主簿胡
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乘間而進明
府爲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旄鳴鼓應聲十萬奈何委
符守之重而爲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
大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桓
帝聞之徵肅棄帝度牧減死一等復爽間門拜宗一
人爲郎

并定爲蒼梧太守延熹五年長沙賊起寇桂陽攻沒
蒼梧取銅虎符定與刺史侯輔各奔出城
焦和爲青州刺史靈帝時黃巾羣盜處處颺起而青
部殷實軍革尚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
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榮禱羣
神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於海衆遂
潰散和亦病卒

劉璋襲父焉爲益州牧性柔寬無威畧獻帝建安初
督義司馬張魯據漢中以璋闇懦不復承順十九年

蜀先主圍成都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戰三載吼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必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

宋周嶠爲吳興太守文帝元嘉末元凶劭弑立隨王誕舉義於會稽劭加嶠冠軍將軍誕檄又至嶠素懦怯迴惑不知所從爲府司馬丘珍孫所殺

南齊戴元孫爲汝陽太守太祖建元元年北土黃蠻文勉德寇汝陽元孫孤城力弱慮不自保棄戍歸江陵

房法乘爲交州刺史至鎮屬疾不理事專好讀書長史伏登之因此擅權改易將吏不令法乘知錄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繫登之於獄十餘日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將部曲襲州執法乘謂之日使君既有疾不宜勞囚之別室法乘無事復就登之求書讀之登之日使君靜處猶恐動疾豈可看書遂不與乃啓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孝武仍以登之爲交州刺史法乘還至嶺而卒

梁謝覽爲新安太守高祖天監九年山賊吳承伯破宣城郡餘黨散新安叛吏鮑叙等與合攻沒黥歙諸

縣進兵擊覽覽遣郡丞周興嗣於錦沙立塢拒戰不
敵遂棄郡奔會稽臺軍平山寇覽復還郡左遷司徒
諮議參軍

袁居正爲吳興太守高祖太清末侯景亂賊遣子子
悅攻之新城戍主戴僧易勸令距守吳睦映公等懼
賊脫勝畧其資產乃曰賊軍甚銳其鋒不可當今若
距之恐民心弗從也居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
迎子悅子悅旣至掠奪其財物女子居正因感疾卒
陳蕭乾爲建安太守文帝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
將兵助之又資周廸兵糧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使
使臨郡力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寶應

後魏房伯祖爲歷城郡內史闇弱委事於功曹張僧
皓僧皓大有受納伯祖衣食不充

皮喜爲豫州刺史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
乙瓊爲濟南太守時逆賊劉桃攻郡瓊踰城獲免後
都督季叔仁討桃平之瓊乃遷郡

崔道固爲平齊郡太守是時頻歲不登郡內饑弊道
固雖在位積年撫慰未能周盡是以多有怨叛
王衍爲兖州刺史屈治未幾屬爾朱仲遠稱兵內向
州旣路衝爲其攻逼衍不能守爲仲遠所擒以其名

望不害也令其騎牛從軍久乃見釋

隋史祥為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祥稱疾不視

事及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於

涿郡卒於途

唐韋光喬德宗建中中為汝州刺史時李希烈反叛

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壤而光喬懦弱不任職乃以李

元平代之

李元平自湖南觀察判官為宰臣闕播所薦授簡較

吏部郎中兼汝州別駕知州事既至郡募工徒繕理

郭郭李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入數百人

元平不之覺希烈將李克誠以百騎突至先應募執

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既知希烈遺下污地希烈

見其無鬚眇少戲謂克誠曰使汝取李元平何得將

元平兒來因慢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耶

後唐王正言莊宗同光中為典唐尹留守鄴都時武

德使史彥瓊監守鄴都廩帑出納兵馬制置皆出彥

瓊將佐官吏願指氣使正言不能以道御之但趨趨

聽命及其州戍兵亂入魏州彥瓊望風敗走亂兵剽

劫坊市正言促召書吏寫奏章家人曰賊已殺人縱

火都城已陷何奏之有是日正言引諸寮佐謁趙在

禮望塵再拜請罪在禮曰尚書重德勿自卑屈余受
國恩與尚書共事但思歸之衆倉卒見迫耳

失政

牧守之任本乎長人提封之內所以觀政蓋夫知微
卹隱恕已愛人之謂仁摘姦屏盜抑強扶弱之謂明
敦本務農立學阜俗之謂化惡衣菲食約已奉公之
謂清反是四德政何有焉民何仰焉中世而下乃有
專務縱弛致紀律之靡修失於簡御俾羣下之肆暴
或愆於保障之義或乖夫惕厲之訓或偏執而違道
或詐矯以市恩或委任非其人而亂乎倫理或醜縱

過乎度而成乎洄淫斯亦何以綱紀列城表正庶吏

至有羅厥刑典以被廢黜者固其宜哉

後漢向栩爲趙相及到官畧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

孔融爲北海相自以智能優瞻濫才命世當時豪俊

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耀甲與羣賢要功

自於海岱結殖其根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

赴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至

於稽古之士謬爲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政也高

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談教令盈溢官曹

詞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

網羅其自理甚疎租賦少稽一朝殺五部督郵姦民
汗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亂至徐州卒到
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較謀
夜覆幽州幽州軍敗悉有其衆無幾時還復叛亡黃
巾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禦之泱水之上寇令
上部與融相拒兩翼徑涉水直到所治城城潰融不
得入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連年傾覆事無所濟遂不
能保障四境棄郡而去後徙徐州以北海相自還領
青州刺史治郡北鄰欲附山東外接遼東得戎馬之
利建樹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也于時曹袁公孫共
尾戰士不滿數百穀不至萬斛王子法劉孔慈齒辨
小才信爲腹心左丞相劉義遜清俊之士備在坐席
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丞相勸融自託強國融不
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遂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
寇衆流矢雨集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城壞
衆亡身奔山東室家爲譚所虜

魏陶謙爲徐州刺史時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
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廣陵太守瑯琊趙昱徐方
名士也以忠直見疎曹宏等纔慝小人也謙親任之
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禍由是漸亂

劉類爲弘農太守郡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扶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猶不能自改其後安東將軍司馬文王西征路經弘農弘農人告類荒毫不任宰郡乃召入爲五官中郎將

晉劉琨爲介州刺史士奔逃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相繼初單于猗屯以收東羸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廬爲代郡公與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已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鄭冲爲陳留太守以儒雅爲德蒞民不爲幹局之譽王機爲成都內史終日醉酒不存政事由是百姓怨之入情騷動

王澄爲荊州刺史澄旣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權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以爲別駕委以州府殷仲堪出鎮江陵時以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以分

陝許之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乃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

宋蕭思話為丹陽尹時京邑多有劫掠二旬中十七發引咎陳遜不許

張淹為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膏炤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刑動至數千拜後免官禁錮起為光祿勳

南齊虞袁矢志不仕王敬則反取袁監會稽郡而軍事悉付寒人張靈寶郡人攻郡殺靈寶袁以不豫事

得介
謝朓為義興太守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

王者吏但能作太守耳

後魏李元護為齊州刺史值州內饑儉民人困弊志存隱郵表請賑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為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為良州刺史也

劉尼為定州刺史在州清慎然率多酒醉治日甚少馮熙為洛州刺史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

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為州廢毀分用大至頽落

北齊李元忠魏永安初就拜南趙郡太守以好酒無政績

徐之才爲兗州刺史在州無所侵害但不甚閑法理頗亦疏慢用捨自由

隋丘和爲代州刺史煬帝北巡過州和獻食至精及至朔州刺史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而宇文述又盛稱之乃以和爲博陵太守仍令楊廓至博陵觀和爲式及駕至博陵和上食又豐帝甚稱之由是所幸處獻食者競爲華侈

衛玄字文昇與代王留守京師大業十一年詔玄安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玄竟不能恤而官方壞亂貨賂公行唐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於家

唐任瓌爲徐州總管選補官吏頗私親故或依倚其勢多所求納瓌知而不禁
侯希逸爲淄青節度政事怠惰猶崇釋教且好畋遊興工創寺宇軍州苦之

崔寔爲河中尹代宗廣德二年秋河中府鎮兵叛大掠河中廨署及居人廬舍貨貨不可勝紀蓋寔失政也時將征蕃寇寔發防秋將行爲法不一衆遂叛終女乃定

王翊爲京兆尹屬發涇原兵討李希烈軍次澧水翊

備頓肉敗糧糲衆怒借以爲名而叛繼奔至奉天
杜亞爲楊州長史淮南節度觀察使時陳少遊征稅
繁重奢侈僭濫之後又遭王伾亂兵剽掠淮南之人
望亞之至革刻舊弊冀以康寧亞自以臨當公輔之
選而聯出外職志頗不適政事多委參佐但招引賓
客談論而已

孟簡爲浙西觀察使初李遜廉問越俗勵心爲政抑
士族太過而編戶恣橫及簡莅政一皆反之農估賤
大多受其弊當時議者謂兩未適中
李德裕爲楊州節度使先是府庫倉廩節度使交代

例皆申奏州帑藏見在者八十餘萬貫匹德裕所申
奏交割止於一十四萬仍元未到已前張鷟知留務
又用其半德裕之黨不知以爲府庫虛竭欲發制使
鞠問前節度之罪時宰相李固言得交割之數於前
淮南節度副使張鷟宰相李石因許德裕再具交割
人數申奏德裕旣知隱沒事已彰露遂錄軍資雜以
朽敗奇零之物廣爲數百萬之數上聞仍以表自陳
初到疾病爲下吏所誤且請自罰兼罪胥吏以解其
過當時補闕王績魏謨崔讜韋有翼拾遺令狐綯韋
楚老太宗仁等抗疏論之中外黨庇事竟不行

梁李思安乾化元年爲相州刺史思安自謂當擁旄
仗鉞久矣得是殊不快但因循宴安無意爲政及太
祖出幸以候騎之設落然無所備而復壁壘荒圯帑
廩空涸帝怒甚遂貶柳州司戶尋以怨望斬之
後唐王瓚初仕梁歷兗華等州節度使頗能除盜而
明不能炤下及尹正京邑委政於愛婿牙將辛廷尉
曲法納賄因緣爲姦

王正言莊宗同光中爲興唐尹知留守事正言年耄
風病事多忽忘比無經治之才武德使史彥瓊者以
伶官得幸帝待以腹心之任都府之中威福自我正
言已下皆齧肩低首曲事不暇由是政無統攝姦人
得以窺圖

表建豐爲相州刺史領相州軍事行營在外委州事
於小人失於撫馭指揮使孟守謙據城以叛

李從璋爲彰國軍節度使明宗天成中以璋昧於政
理詔歸闕

張進爲鄭州防禦使與副使咸繼威並停任以盜掠
城中若人故也

晉皇甫暹歷團練使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爲務
高祖入多自襄鄧移領中山與鎮州叛臣安重榮結

姻好仍移上黨改平陽咸以險人執事政皆隳紊及
鎮河陽部內創別業開畝水泉以通漑灌所經墳墓
悉毀之民以朝廷姑息羣帥莫之敢訴

張景遷前爲登州刺史爲三司所奏景遷自到任至
得替月日合徵去年秋稅課利等北並諸州係欠最
多其官吏省司已行決罰其張景遷伏候進止勅張
景遷宜降階爵各一級勒歸私第
漢王松初仕晉權知青州軍州事松性坦率不事邊
幅樂於歡宴政事不治人士譏之

周趙鳳爲單州刺史廣順三年十一月入朝有本州
民張州僧智溫等十餘人捉鳳馬於皇城門訟鳳在
郡不道勅遣通事舍人劉言控鶴官二人蓋鳳下御
史臺收繫又爲宋毫宿三州刺史部下綱紀號宋蠻
刁孫矩者始隨鳳爲暴至是委以心腹平民因捕盜
而破家者多矣

專恣

書曰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於而家凶於而國禮曰
放不可長欲不可縱斯蓋聖人立言垂訓以警乎臣
子之亂大猷者也乃有剖符守土分憂治俗憑恃恩
寵廢格科法聽訟由其喜怒任人係乎愛憎戮辱俊

良刻轢黔庶或前吏不由中覆或宥罪非從詔令以至露寃戾之迹形貪黷之咎侈汰自任逸豫無度小則瘝官而廢職大則亡身而覆族書良史之筆為吉士之笑泗與夫守靖恭之節樹謙讓之德者不可同年而語也千載之下其鑒之哉

漢周陽由景帝時為郡守

史闕郡名

武帝即位吏治尚修

謹然由君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

黎扶封帙侯元封九年坐為東海太守行過擅發卒為衛當斬會赦免

後漢魯平為陳留太守請郡人李充著功曹充不

平怒乃援充以捐溝中因謫署都亭長

晉儀魏末為魏興太守時司馬宣王平孟達於新城儀久在魏興專威疆場輒承制刻印多所假授達

既誅有自疑心時諸郡守以宣王新克捷奉禮求賀皆聽之乃使人諷儀儀至問承制狀執之歸於京師

宋褚叔度晉末為廣州刺史晉安帝義熙八年盧循餘黨劉敬道等窘迫詣交州歸降刺史杜慧度以事

言統府叔度以敬道等路窮請命事非效誠報使誅之慧度不加防錄敬道招集亡命攻破九真殺太守

杜章民慧度討平之叔度輒貶慧度號爲奮揚將軍
坐不先上爲有司所糾詔原之

南齊李叔獻交阯人初從兄長仁殺交州刺史據州
叛數年病死叔獻嗣事號令未行遣使求刺史宋朝
以南海太守沈煥爲交州刺史以叔獻爲煥寧遠軍
司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獻得朝命人不服從發兵
守險不納煥煥停鬱林病之太祖建元元年仍以叔
獻爲交州刺史就安慰之叔獻受命繼而斷割外國
貢獻寡少世祖欲討之永明三年以司農劉楷爲交
州刺史發南康廬陵始興郡兵征交州叔獻聞之遣

使願更申數年獻十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氍毹世祖
不許叔獻懼爲措所襲間道自湘州還朝

梁魚弘襄陽人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嘗曰我爲郡
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麀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
人疾盡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
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酬賞侍妾百餘人不勝
金翠服玩車馬皆窮一時之警絕有眠牀一張皆是
蹙栢四周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福壽兩重爲脚
後魏濟陰王誕爲齊州刺史家人奴隸悉迫取良人
爲婦

元麗爲雍州刺史其妻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

馮熙爲雒州刺史囚事取人子女爲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爲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爲貪縱

北齊高慎爲光州刺史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鄉部曲數千人自隨慎爲政嚴酷又縱左右更民苦之平鑿爲揚州刺史其妻生男因喜飲醉擅免境內囚誤免關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

庫狄伏連爲鄭州刺史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皆淫蕩逼造築墻

隋燕榮爲幽州總管每巡省管內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容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高祖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鞠問奏榮毒虐非虛又賊穢狼藉遂賜死

唐段綸高祖武德中爲益州總管于時巴蜀初降得以便宜行事承制拜授益州富饒而綸生殺自巳乃高下恣情多所凌傲有人告綸將反遣使覈之無狀從還京師

張虔陀明皇天寶中爲雲南太守舊車南詔嘗與其妻女謁見都督虔陀皆私之又有所徵求閤羅鳳皆

不應虔陀遣人罵辱之仍密奏其罪惡閣羅鳳忿怒因發兵反攻圍虔陀殺之

張登德宗貞元中為漳州刺史暴狠貪冒擅賦百姓沒買州人為奴婢者三十人姦亂裨將家財非一其不堪辱有縊死者部人蔡任訴于闕下詔命就鞠幽死州獄

于頔貞元中為蘇州刺史雖為政有績然橫暴已甚追憾湖州舊尉封枝以計強決之觀察使王緯奏其事德宗不省及後頔累遷乃與緯書曰一蒙惡奏三度改官由大理卿遷陝虢觀察使自以為得志益恣

威虐官吏日加笞罰榷曹姚覲不勝其虐與其弟汎舟於河遂自殺而死

嚴礪貞元末為東川節度使擅籍沒管内官吏居人等八十八戶田宅一百一十一所奴婢二十七人稅外徵草四十一萬五千束錢七千貫米五千石死後為監察御史使元稹劾奏之

崔元畧文宗太和中為京兆尹以徵畿甸放免緡錢萬七千貫為侍御史蕭澈彈劾有詔刑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溫造充三司覆理元略有中助止於削兼大夫

庾威太和初爲湖州刺史貶吉州長史以御史臺所
奏威爲郡日自立條制應田地奴婢下及竹樹鵝鴨
等並估計出稅差軍人一千一百五十人散入鄉村
檢責剝徵稅錢四千九百餘貫
王晏平開成初爲靈武節度使擅將官馬四百一十
五匹并旗旛噐械六千一十七事歸東郡私第河南
府奏之准勅收納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圃琦較釋

牧守部 二十九

枉濫 譴讓

枉濫

以私害公厥政用壞依勢作威其下安仰自漢承秦
弊訓俗務刑酷暴餘風薰猶相尙故有任氣以逞文
致其罪懷詭詐以巧詆挾釁隙以仇報倚法以削論

死葬一纓益曷炤往愬莫獲亦有識用不敏聽斷因
審不辜是寔冤氣由集天監在下咎徵乃見自茲以
降世或有之秉心姦回虐下滋甚乃至誣構其狀本
非服辯憑縱所欲顧在規求政以賄成民用愁歎是
知長人之寄可不慎柬其循良哉

漢張敞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

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此例也

切而敞奏獨寢不下天子惜敞故留所奏事不出敞使賊捕掾絮

舜有所案驗賊掾王捕賊者也絮姓也音女居切又人餘切舜以敞劾奏當

免不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

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

即部吏收舜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按事吏晝夜驗治

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將教告舜曰五

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言汝不欲望延命乎乃棄舜

而

東海太守史不書姓名郡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

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二

子守寡我老久矣丁壯奈何案古累字也音力瑞切其後姑自

經死不欲累婦故自殺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詞不

殺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府郡之曹府也吏

辨存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十九 二

子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

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具獄者獄

案也成其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二

年后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前孝婦不當死太守

強殺之咎黨在是乎黨音他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

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

公

汝南太守史失其名欲枉殺人決曹掾周燕諫不聽遂殺

囚而黜燕

嚴延年為涿郡太守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

謂當生者詭殺之詭違正理而殺也吏尺莫能測其意深淺

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致至密也言其文案

整密也反音騰

山壽為高利侯代郡太守宣帝元康元年坐故劾十

人罪不直免

翟義為南陽都尉行太守事收宛令劉立立與曲陽

侯有親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白

成帝帝以問丞相方進遣吏勅義出宛令宛令已出

吏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為吏也其意以為入獄

當輒死矣謂其不知亦有所持挾以自免脫

得守元龜 收守部 卷之六 百九十九 三

後漢會稽太守

史不書姓名

郡人孟嘗仕爲戶曹吏上虞

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鳩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於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任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其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時澍雨穀稼以登

曹節中嘗侍曹節從子也靈帝時爲東郡太守建寧中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郎中謝弼上封事左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去官歸家紹忿疾於弼遂以它罪收考掠案死獄中時人悼傷焉

段紀明爲司隸校尉初蘓不韋父謙爲李嵩掠死獄中不韋旣復嵩之仇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蘓氏而紀明與嵩素善後奐與紀明有隙及紀明爲司隸以禮辟不韋不韋懼稱病不詣紀明旣積憤於奐因發怒乃追咎不韋前報嵩事以爲嵩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

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舅財物遂使
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乃先以鴆與賢父曰若賢不
得不韋便可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
卽時收執弁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蘓以是
衰破及紀明爲陽球所誅天下以爲蘓氏之報焉
侯參中嘗侍侯覽之兄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
誣以大罪皆誅之沒入其財

周紆爲齊相頗嚴酷顯任刑法坐殺無辜左轉博平
令

魏公孫度漢末爲玄菟郡吏稍遷冀州刺史以讒言
免同郡徐榮爲董卓中郎將薦度爲遼東太守襄度
起玄菟小吏爲遼東郡所輕先是屬國公孫昭守襄
平令召度子康爲伍長度到官吏收昭笞殺於襄平
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
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
外故西河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爲恐爲其所
害乃將家屬入於海度怒掘其父塚剖棺焚尸誅其
宗族

晉顧壽交阯太守參弟也參卒壽求領州州人不聽
固求之遂領州壽乃殺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

梁碩走得免起兵討擒之付壽母令鴆殺之

南齊謝淪爲吳興太守長城縣民盧道優家遭劫誣同縣殷孝悌等四人爲劫乃收付縣獄考正孝悌母略詣登聞訴稱孝悌爲道優所誑橫劫爲劫一百七十人連名保徵在所不爲申理淪聞孝悌母訴乃啓度建康獄覆道優理窮款首依法斬刑有司奏免淪官

後魏趙郡王謚爲岐州刺史孝明初臺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攝使簡覈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謚聞而大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

數日之間謚召近州夫閉城四門內外嚴固搜掩城中楚掠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合城恟懼衆遂大呼屯門謚登樓毀梯以自固士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游擊將軍王靖馳驛喻之城人旣見靖至開門謝罪奉送管籥乃罷謚州

趙邕爲幽州刺史在州與范陽盧氏爲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母北平陽氏携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拷掠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訴寃臺遣中散大夫孫景安研簡事狀邕坐處死會赦得免

唐鄭式瞻爲衢州刺史初鹽鐵使李錡於衢州郎山

鑿銀式贍誣銀工杖殺十餘人人寃之

杜亞德宗時爲東都留守惡大將令狐運會賊發維城之北運適與其部下敗於北部亞意其爲盜遂執訊之逮繫者四十餘人監察御史楊寰按其事亞以爲不直密表陳之寰遂得罪亞將逞其宿怒且以得賊爲功上表指明運盜之狀帝信而不疑宰臣以獄大宜審奏請覆之命侍御史李元素就決亞迎以獄成告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大驚且怒親追送馬上責之元素不答亞遂上疏又誣奏元素元素還奏言未畢帝怒曰出俟命元素曰臣未盡詞帝

又曰且去元素復奏臣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盡

詞帝意稍緩元素盡言運寃狀明白帝乃寤曰非卿孰能辯之後數月竟得真賊元素繇是爲時器重

杜兼貞元中爲濠州刺史性浮險豪侈矜氣屬德宗厭其華姑息戎鑑至軍郡刺史亦難於更代兼探上情遂錄卒修武占召勁勇三千人以聞乃得自恣錄事參軍韋賞團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忤兼密誣奏二人通謀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於驛中前呼韋賞陸楚出宣制使殺之賞進士擢第楚充公象先之孫皆名家有士林之譽一朝以無罪

受戮郡中股慄天下冤嘆之

李紳文宗開成中鎮維陽有顏氏女殊色為游客吳

湘所聘

吳湘即江都縣尉也與紳爭婚顏氏紳怒其無禮拾贓罪奏而殺之非游客也

紳屢

求之意欲遺李德裕為湘所拒乃誣以他罪害之顏

氏尋亦自裁

後唐韋堅知徐州事百姓楊知元詣闕訟堅知元割

耳稱冤堅賂權勢請知元歸本道推劾泊至枉殺之

憤痛之聲聞於遠邇

張全義為河南尹四十年少長軍中不明刑法立性

樸滯凡百姓有詞訟取先訴者得理以是人多屈濫

為時所非

周趙鳳為單州刺史鳳既剛忿不仁得位逾熾刑獄

之間猶為不道嘗斷殺賊丁鸞而納其室又民家女

趙哥者許嫁李誨未成婚鳳逼納之母揚辭以女許

嫁不可鳳叱之與三緣携之入第揚號泣告訴鳳怒

召李誨及行媒崔氏并楊氏三人俱決杖五十經兩

月餘楊氏又號於州門鳳出趙哥見揚子母俱鞭背

十七仍配趙哥為州妓又鳳妻兄劉遷納州民馮氏

女為妾馮氏母詣州訟遷鳳召遷與馮氏母俱杖之

馮氏訴有娠鳳鞭背十七遞之外鎮又成武縣僧智

源弟子智在竊智源錢十八千告官勘鞠伏罪其弟
子誣師與尼姦械繫智源六十餘日湏令伏姦鞭脊
十七盡沒其資財又單州民張翰張珪姚誨等訴男
張弘滋等被趙鳳巡捕時拷捶令伏與賊通納賂方
免

謹讓

秦開郡縣之制漢重牧守之選崇其服章授以符契
白茲厥後其寄彌隆所以分字烝黎大暢王澤其有
馮朱幡之軾據黃堂之坐遐棄厥職罔思其憂忘卹
緝之義昧守噐之道奉制令而不謹決爰書而多誤

或異儒不事沉澗自安投以乖方代庖違舊虧損於
儀序受譏於謠詠以致綱紀廢墜圖籍參互抱鼓競
發獄訟滋豐虧其治之規煩切責之詔既速官謗用
干刑書皆著於篇以警厥後云

漢嚴助武帝時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無善聲賜書

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

勞侍從之事懷故土懷思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

南近諸越起種非故言諸北枕大江間者濶焉久不聞問

具以春秋對母以蕪秦從橫從音子容切助恐上書謝稱

春秋天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周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

帶有寵於惠后惠后欲立之故襄王避難而出奔也
僖公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於鄭公羊傳曰王者
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事母者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

陛下不恐加誅頌奉三年計最舊法當使丞奉歲計令躬自欲入奉也又

日最凡 詔許

吾丘壽王武帝時為東郡都尉是時軍旅數發年歲

不熟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畧

輻湊無方而室若車輪之歸於轂也以為天下少饑海內寡二及至

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壽王為都尉不置

太守兼於二任職事並廢盜賊從橫從音子甚不稱

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曷言其狀復徵入為光祿大

夫侍中

黃柔武帝時為汝南太守坐知民不用赤側錢為賦

免為鬼薪時並令以充賦而汝南不奉詔令

公孫度武帝時為南陽太守坐詔徵鉅野令史成詣

公車度留不遣免為城旦

郝賢武帝時為上谷太守坐入戎卒財物計謾免上財

物之計簿而欺謾不實

公孫戎奴武帝時為上黨太守坐發兵擊匈奴不以

聞免

黃霸宣帝時為京兆尹坐發民治馳道不先聞又發

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關西人謂補滿為適馬効乏

軍興運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

其前

鮑宣為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郎欽奏宣行部乘傳

去法駕行音下更切 傳音張戀切駕一馬言其單率不 依典制也舍宿鄉亭

為眾所非宣坐免歸家

後漢王梁光武時為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雒陽

城下東瀉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

梁慚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以梁前將兵征伐眾人

稱賢故擢典京師建議開渠為人興利旅力既愆迄

無成功旅眾也愆過也言眾 力已過而功不成百姓怨讟談者諠譁雖

蒙寬宥猶執謙退君子成人之美論語載孔 子之言也其以梁

為濟南太守

任延光武時為九真太守視事四年徵詣雒陽以病

稽留左轉睢陽令後為武威太守坐擅誅差不先上

左轉召陵令

謝度吾章帝時為鉅鹿太守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

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令

晉袁耽為歷陽太守成帝咸康初石季龍游騎十餘

匹至歷陽耽上列不言騎少時胡寇強盛朝野危懼

王導以宰輔之重請自討之既而賊騎不多又已退散導止不行朝廷以耽失於輕妄黜之

宋袁豹晉末爲丹陽尹坐使徒上錢降爲太尉諮議參軍

張永明帝時爲左將軍會稽太守有賓客謝方童阮頃何達之等竊其權贓貨盈積方童等下獄死永乃降號冠軍將軍

檀韶爲瑯邪內史坐六門內乘輿白衣領職

蔡興宗爲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坐詣尚書切論以何始真爲諮議參軍初不被許後又重陳帝怒貶號平

西將軍

南齊王琨初仕宋明帝時爲吳郡太守坐在郡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宮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祿大夫後爲會稽太守坐誤竟囚降號冠軍將軍

王倫之爲豫章太守武帝幸瑯邪城倫之與光祿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爲有司奏免官裴昭明明帝時爲廣陵太守帝以其在事無所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

後魏陳建文成帝時爲幽州刺史假秦郡公帝以建

貪暴墮弱遣使就州罰杖五十

皮喜為散騎嘗侍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

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者就州決以杖罰

韓均獻文時為冀州刺史都督定冀相三州軍事均

懷新附之民感受優復然舊人姦逃者多往投焉均

表陳非便朝議罷之言後均所統劫盜頗起詔書誚

讓之

王襲孝文時為并州刺史車駕詣雒路幸其治民庶

多為立銘置於大路虛相稱美或云襲所教也帝聞

而召問之對不以實因是面被責讓尚書奏免其官

准降號二等

元修義孝明時為秦州刺史表陳虜人禧慶人愉等

請宥前愆賜塋塋陵城靈太后曰收塋之恩事由上旨

藩岳何得越職干陳

元弼孝明時為河東太守太原太守韓伯華為弼所

辱其姪子熙乃泣訴朝廷詔遣按簡弼遂大見詰讓

隋梁彥光高祖開皇初為相州刺史鄴都雜俗人多

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化帝聞而譴之

韋冲開皇中為南寧州總管兄子伯仁隨冲在府掠

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高祖聞之大怒令蜀主

考按其事益州太守元巖性方正按冲無所寬貸竟坐免官

長孫平開皇中爲相州刺史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盡衣裳爲鏊甲之象帝怒而免之

唐甄少連德宗時爲京兆尹京兆上言好時風雨雹傷夏麥幅員二十餘里帝命縣吏與品官同覆視不實詔罰少連已降有差

裴行立爲費州刺史憲宗元和四年閏三月勅行立違制書迂路詣觀察使宜罰一月俸料觀察使鄒士美不舉奏罰一月俸

裴瑾爲金州刺史以上供違旨條限爲度支所奏罰一月俸料屬官免殿者八人

柳公綽爲湖南觀察使崔芘爲江南觀察使元和七年三月勅公綽崔芘所進絹等所司奏聞各有欠少事緣貢獻皆合精詳致使闕遺固非審慎柳公綽宜罰兩季俸料崔芘罰一季俸

袁滋爲襄州觀察使有李洪者嘗爲前觀察使于頔推官按罪深刻以奉頔之指使有小卒吏爲洪所鞠不勝其忿因抽佩刀以斫洪數瘡頔爲洪殺卒吏歸洪於汝州及頔坐事降責則洪之前過益彰旣配流

之出襄州軍吏謀劫洪以殺之滋知之慮其亂因杖
洪十五而後上聞爲御史所舉罰一月俸料
李銛爲京兆尹坐縱獄罰一月俸初鄠縣人崔易簡
與堂兄立數以財競他日陰使奴殺立而埋之有發
其事者易簡博陵右族且多姻戚之援銛因其殺立
而不使窮究罰推官而杖其典及縣尉陳中師移攝
法曹重按之帝命御史臺覆得其情且言奴殺立而
易簡酬以錢帛具獄上奏故罰之
王遂爲鄧州刺史元和九年御史臺奏遂輒詣觀察
使有違前後勅文遂坐罰一季俸

趙宗儒爲河中尹晉絳慈隰等節度觀察使元和九
年赴鎮後擅用供軍錢八千貫坐罰一月俸
烏重喬令狐楚魏義通並爲懷州刺史穆宗長慶元
年六月知懷州河南節度叅謀兼監察御史韋珩奏
論當州元和九年秋至十四年夏准聖旨額外加徵
分節度使司簡見苗徵子及草等共計五百六十萬
三千五百八十石束勅日前刺史烏重喬等並位居
守土職在牧人加稅縱緣軍須豈得不先聞奏遇赦
雖當原宥亦合量有科懲烏重喬令狐楚魏義通等
宜各罰一月俸料知州官釋放

劉遵古爲京兆尹長慶二年六月詔曰遵古官守尹寺所寄非輕奏事之問先須據實關於詳審須示薄懲宜罰一月俸料遵古前奏于方等陰事及有詔獄遂令所由潛羅元稹私第爲穢所誅故坐罰
崔元畧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敬宗寶曆元年四月詔元畧宜削兼御史大夫元畧爲京兆尹誤用詔條畿內放錢萬七千貫侍御史蕭徹於閣門彈奏詔命刑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溫造鞫其事不謬故有是命

殷侑爲江西觀察使寶曆二年三月侑上言請於洪

州寶曆寺置僧尼戒壇勅殷侑故違制令擅置戒壇須示薄懲用警方任罰一季俸料其戒壇勅停
沈傳師爲江西觀察使文宗太和三年十月奏當道未具戒僧尼等願因降誕之月於當州開方等道場凡私度之人皆與正度詔曰不度僧尼累曾有勅傳師旣爲藩守合奉條詔誘致迷妄須示薄懲罰一月俸料戒僧勒停

陳君奕爲鳳翔節度使文宗開成元年九月己卯詔罰君奕兩月俸以舊制西藩非賀正賀冬繼好使臣不至論屈熱等不由三事而來節度使宜留之奏聽

朝旨君奕不遵舊制故有是罰

李穎爲鄭州刺史開成三年六月詔曰鄭州中牟縣私置壇場度僧一百六十人並仰勒歸色役其刺史李穎罰一季俸料攝縣令前管城縣令叔良停攝官仍殿本官兩選

鄭復爲京兆尹開成四年六月勅罰復攝祭在郊外信宿不辭臺丞御史中丞高元裕舉舊事以請故也裴弘泰爲鄭滑節度使開成四年十一月弘泰奏慶成節日放當州囚徒以資聖壽詔曰弘泰以慶成令節擅放累囚雖云竭誠且爲干禁恐開後例須示薄懲宜罰一月俸料

後唐孔知鄴明宗天成三年爲濮州刺史先爲船糧妄稱逃却人戶奉勅大駕省巡六師屯聚覽有司所奏慮軍食稍虧須議轉般然後供贍事非獲已理在權行而濮州地里匪遙戶民不少纔承旨命廣奏逋逃及降條流却申齊足頗驚聞聽猶涉因循蓋撫馭之無方致黎氓之暫惑旣乖體國何以濟時尙緣紫發已齊轉納將畢聊從薄罰以誠衆多孔知鄴罰一月俸

曹廷隱爲齊州防禦使天成三年以舉奏失實配流

永州

張進爲鄭州防禦使咸繼威爲副使明宗長興元年五月勅自張進等或位分符竹或職倅郡城殊乖警備之方致此姦黷之苦更容虛誑不戢元隨須舉憲章以爲懲戒宜勒停見任以盜掠城中居人故也藥縱之爲磁州刺史縱之迂踈在郡弛於撫馭每王人經繇傲睨不接藉藉言之歲餘罷之

馮暉爲興州刺史未帝清泰初配同州衙前安置暉爲興州屯乾梁蜀人來侵暉自屯所奔歸鳳翔故有是責

康承詢爲丹州刺史清泰三年閏十一月停任配流鄧州時承詢奉詔率義軍赴延州義軍亂承詢奔鄜州故有是責

晉郭重義爲內園使留守維京高祖天福二年七月勅重義先因張繼賓作亂之時收田承肇妻女入宅宜收身定罪以淵者詔決杖勒停所職

慕容彥超天福中爲濮州刺史違法配歛貸官麥造麴俵配部民及移典穎州爲濮民所訟詔下御史臺獄彥超伏罪漢祖鏹弁州上章救解朝廷不得已曲法減死配流房州

王徽爲懷州刺史天福中坐斷獄不平罰征馬十匹
東延福爲房州刺史少帝開運二年爲民任行通所
論創置支計司迴圖錢物及改移市井未利下御史
臺鞠云其支計迴圖是本州舊事改移市井充公家
使用勅曰陳延福位居牧守首被訟論移市肆以爲
迴圖已彰生事假役夫而科採捕猶驗擾人但以稱
贖本州云承累政雖除姦革弊全昧經心而案罪計
贖未明人已聊從懲罰用顯含洪宜罰征馬十匹放
周趙鳳爲單州刺史太祖廣順三年十二月御史臺
奏鳳在任日殘虐百姓非理科率十六事勅趙鳳驟
承委寄合稟憲章臨民不利於撫綏率性但聞於覓
暴泐淮巡寇當年之殘忍難名近郡頒條在任之貪
虐猶甚奪部民之妻女率州戶之資財招納賊徒搔
擾生聚爾不奉法國有嘗刑其趙鳳宜削奪在身官
爵賜自盡

石仁贊爲中州刺史世宗顯德五年十一月責授右
清道府率先是命諸道州府悉於京師創修邸院時
仁贊方爲郡守不時稟命故黜之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三十

貪贖

天子所與其治者惟良二千石爾嗟呼風教陵遲
廉恥凋喪見得思義幾何人哉徇利之夫厚顏斯甚
荷折圭剖符之寵膺百城千里之寄而乃割剝萌庶
讐歛貨財見金而不見人知得而不知喪識多積之

可樂聞厚亡之難悔貫盈惡稔顛沛隨之故君子辭
富以求安知足以遠辱者豈徇名安節至性之所存
抑失身歿祀古人之攸戒也繇漢以來居長人之任
彰貪墨之迹者悉條著於篇云

漢君益昌嗣湘城侯

臣欽若等按南粵傳桂林監居翁汪姓居名翁益昌即其子也

而功臣表云

監若翁誤也為九真太守坐盜使人出買犀奴婢贓

百萬以上不道誅

陳咸為南陽太守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

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

調徒均切

奢侈玉食

工食美食如玉

也

後漢歐陽歙自汝南太守徵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贓
罪千餘萬發覺下獄

羊元羣罷北海郡贓罪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

之以歸

溷軒廡全

侯參中嘗侍覽之兄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
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
奏輜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遠逢於旅舍閱參車三
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

韋毅為陳留太守桓帝延熹九年坐贓自殺

左昌為梁州刺史靈帝中平初北地羌胡與邊章等

寇亂隴右昌等因軍興斷盜數十萬斷謂割漢陽長史

蓋勳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河陽以拒賊鋒河陽縣屬天水

那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昌坐斷盜徵

晉石崇為荊州刺史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簡

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

孫盛為桓溫從事中郎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

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與

溫賤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

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佐鳥

溫得盛賤復遣從事重按之賊私狼藉檻車收盛到

州捨而不罪

周仲孫為寧州刺史在州貪暴人不堪命

後秦周班為姚興始平太守以贖貨誅於是郡國肅

然

北涼隗仁為沮渠蒙遜高昌太守為政有威惠之稱

然頗以愛財為失

宋劉式之為宣城淮南二太守在任贓貨狼藉楊州

刺史王弘遣從事簡較從事呼攝吏民欲加辨覆式

之召從事謂曰治所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家粗有

微介偷數百萬錢何有况不偷耶吏民及文書不可

得從事還具白弘弘曰劉式之便如此亦可錄此得
停

裴方明爲潁川南平昌太守皆坐贓私免官

蕭叔度爲廣州刺史在任四年廣營資貨賄財豐積
坐免官禁錮終身

劉道錫爲廣州刺史坐貪縱過度自杖治中荀齊文
垂死乘輿出城行與阿尼同載爲有司所糾值赦徵
文以赦後餘贓收下廷尉被宥

王僧達爲吳郡太守吳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
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
瑤得數百萬

桓閔爲交州刺史閔罷州還資財鉅萬孝武末年貪
慾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
之要令罄盡乃止閔還至南州值明帝卽位擁南資
爲富人後爲益州刺史蜀還之貨亦數千金先送獻
物傾西州之半明帝猶嫌其少及閔至都詣廷尉自
薄先詔獄官留閔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凡蠻夷
不受鞭罰輸財賣罪謂之賧時人謂明帝賧刺史
南齊崔慧景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在州苦冢多獲珍
貨

王洪範爲魯郡太守多取贓賄爲州所按大懼棄郡
奔遼

梁王筠爲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屨兩舫他
物稱是爲有司奉不調累年

江祿爲武寧郡守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爲之倒迤
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維鐘東應者也
湘東王恨之旣深以其名祿改字曰榮財以志其忿
蕭恭爲雍州刺史武帝以雍爲邊鎮運穀州粟以實
儲恭乃多取官米還贍私宅又恭典籤陳保印侵刻
百姓爲荊州刺史廬陵王所啓被詔徵還左都朝謁

白服隨例帝曰白衣者爲誰對曰前衛山侯恭帝厲
色曰不還我陳保印吾當白汝未已而保印實投湘
東王改其姓名曰袁逢恭竟不叙用

爲湘州刺史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有
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他物稱是

曹景宗爲郢州刺史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
隄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
民頗厭之

蔡樽爲臨海太守百姓楊元孫以婢採蘭時與同里
黃權約生子酌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贖婢

母子五人吳背約不還元孫訴樽判還本主吳能為
卒賂樽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搗登聞鼓訟之為有司
所劾時樽已去郡雖不坐而嘗以為耻

陳庾持監臨海郡以貪縱失民和為山盜所劫幽執
十旬文帝遣劉澄討平之乃獲免

後魏元志為揚州刺史耽好聲妓後為雍州刺史逾
尚華侈聚斂無極聲名遂損

元仲景為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
人財物詐作一臺府誣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戮
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

元汎字普安為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
之汎走平州

元誕為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為人患牛馬騾驢無
不逼奪家之奴隸悉迫取良人為婦有沙門為誕採
藥還見誕問外消息對曰惟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
齊州七萬家吾到來一家未得二斗錢何得言貪耶
為御史中尉元纂所糾會赦免

武昌王鑒為齊州刺史兄和罷沙門歸俗棄其妻子
納一寡婦曹氏為妻曹氏年齒已長携男女五人隨
鑒至歷城干亂政事和與曹及五子七處受納鑒皆

順其意言無不從於是獄以賄成取受狼藉齊人苦之鑿治各大損

鄧羨為東魏郡太守兼齊州長史在治十年經三刺史以清勤著稱齊人懷其恩德號曰良二千石及代還大受民吏送遺頗以此為損後為郢州刺史鍾義陽在州銳於聚斂又納賄於于忠徵為給事黃門侍郎

王雲為兗州刺史坐受所部荆山戍主桂受財貨又取官絹因染割易御史糾劾付廷尉遇赦免

寇臻為弘農太守坐受賂為御史所彈遂廢卒於家寇洽臻之子也為河州刺史在任數年城民詣都列其貪狀十六條會赦免

崔康為廣平內史大納財貨為清論所鄙

鄭羲為安東將軍西兗州刺史多有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奢恣民有禮餽者皆不與杯酒鬻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以李冲之親法官不知糾羲子懿為齊州刺史好勸課善斷決雖不潔清羲然後取百姓猶思之羲兄洞林為濮陽太守坐貪穢除名洞林兄子平城為東平太守性清狂使酒為政貪殘平城子伯猷為南青州刺史在州貪恣妻安豐王元延明女

專爲聚斂貨賄公行濶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
乃誣陷良民云欲反叛竊其資財盡以入已誅其丈
夫妻女醜沒百姓怨苦聲聞四方爲御史糾劾死罪
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王作相每誠厲朝
士嘗以伯猷及崔叔仁爲喻

鄭雲字道漢歷鴈門濮陽二郡貪穢狼藉以納賄爲
事

劉騰爲安州刺史坐選舉受財爲御史所糾因暴病
卒

趙超宗爲汝南太守多所受納徙河東太守卒官超
宗長子叔隆爲中山內史在郡無德政專以貨賄爲
事

薛道次爲秦州刺史帶隴西太守後爲滎陽太守遷
肆州刺史所在貪穢在州彌甚納賄於司空劉騰以
求羨官未得而騰死

高襲爲清河太守贖貨將刑在市遇赦免後爲太尉
史俄出爲涼州刺史專肆貪暴以罪免既納貨高肇
復起爲幽州刺史又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
未幾而卒

李遷哲崇之子也崇性好財貨家資巨萬營求不息

遷哲爲相州刺史亦無清名鄴雜市塵收檀其利時論所鄙遷哲初至州斥逐細人遷徙佛寺逼買其地廣典第宅百姓患之崇北征之後徵兼太嘗卿御史高道穆毀發其罪過

張纂爲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

傅敬和豎眼之子豎眼前爲益州刺史朝廷以其父有遺惠復以敬和爲益州聚歛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

崔延治爲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在州貪汙聞於遠近

李子貞爲兗州刺史坐貪汙賜死

賈智爲滄州刺史貪縱甚爲民害

李洪之爲秦益二州刺史洪之素非廉清每多受納時孝文始建祿制法禁嚴峻司察所聞無不窮糾遂鎖洪之赴京孝文臨太華庭集羣官有司奏洪之受贓狼藉又以酷暴孝文親臨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

高遵爲齊州刺史選召寮吏多所取納又其妻胡氏家在齊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爭求貨利嚴暴非理殺害甚多貪酷之響孝文頗聞之及車駕幸鄴遵自

州來朝會有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引見誚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無遷都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惟貪恣又虐於刑法自謂何如齊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爲此行自今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至維訟遵詔廷尉少卿劉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沙門道登過州遵以道登荷寵於帝多奉以貨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咨救遵帝不省納遂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維訟寃猶恃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

安樂王長樂爲定州刺史多不奉法以貪暴徵諸

師子銓宣武初爲涼州刺史在州貪穢政以賄成許彥自散騎嘗侍出爲相州刺史在州受納多違法度詔書切讓之然以彥腹心近臣弗之罪也

崔暹爲南兖州刺史盜官瓦賊汗狼藉爲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卽真坐遣子折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恡陂章侵盜公私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

胡泥爲定州刺史以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戮之張赦提爲幽州刺史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令僧尼因事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訪牧守

政績真香驗按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爲大尉
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赦提
曰當爲訴理幸得申雪願且寬憂不爲異計赦提以
此差自解慰段乃陳列真香昔嘗因假而過幽州知
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今爲臺使心脇前事故威逼
部下考楚過極橫以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
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事狀如前處赦提大辟
孝文詔賜死於第

北齊元坦爲冀州刺史專務聚斂每百姓納賦除正
稅外別先青絹五疋然後爲受

王則爲雒州刺史性貪恣在州取受非法舊京諸像
毀以鑄錢茲時世號阿陽錢皆出其家後爲徐州刺
吏取受狼藉鎖送晉陽文襄恕其罪

嘗山王演孫彥道爲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
段孝言爲齊州刺史以贓賄爲御史所劾遇赦免
百朱渾元爲并州刺史以貪汙劾特見原

斛律武都爲梁兗二州刺史所在並無政績惟事聚
斂侵漁百姓

司馬消難爲北豫州刺史鎮武牢消難博涉史傳有
風神然不能廉潔在州爲御史所劾

張保維為滄州刺史封敷城郡王在州聚斂免官削奪王爵

任胃為東郡太守家本豐財又多聚斂動極豪華賓客往來將迎至厚尋以贓汙為有司所劾

庠狄伏連為鄭州刺史鄙恠愚狠無治民政術及居州任專事聚斂

薛修義為齊州刺史以贖貨除名

堯傑為南兗州刺史多所取受然性果決吏民畏之封延之為青州刺史好財利在州多所受納

盧勇為齊州刺史好財利多所受納後行梁州事除

散騎嘗侍為夏陽太守段業告其在州聚斂被禁止

送梁州窮治未竟遇疾卒於禁所

王紘為北豫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性和直吏民不甚患之

韓軌為瀛州刺史在州聚斂為御史糾劾削除官爵

廣陽王深為鎮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政以賄成私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為嘗深子湛孝靜初為冀州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

崔叔仁為潁州刺史以貪贖為御史所劾與和中賜死於宅

崔季叔為齊州刺史坐遣人渡淮平市亦有贓賄事
為御史所劾會赦不問

隋靈貴為齊州刺史以饑殺米踊貴閉人糴而自糶
之坐是除名

張威為青州總管在州頗治產業遣家奴於民間鬻
蘆荻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帝深加譴責坐廢於家
王仁恭為馬邑太守時天下大亂百姓饑餒道路陷
絕仁恭頗收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廩賑恤
百姓

席辨貞觀中為滄州刺史辨雖有幹畧而性貪鄙
時所部長蘆令李太辨恣行侵奪賄賂盈門按察既
知屢加誚讓大辨懼求媚於辨送縑二百疋羅三十
疋以遺之辨遂納之反加顧遇事發詔朝集便臨觀
而戮之大辨亦伏法

李敬業為眉州刺史中宗嗣聖元年坐贓貶授柳州
司馬

左感意為廓州刺史開元二年坐贓杖殺

張嘉貞開元初為定州刺史至州於恒嶽廟中立頌
嘉貞自為其文乃書於治其碑用白石為文素質黑
文甚為奇麗先是嶽廟為遠近祈賽有錢百萬嘉貞

自以爲頌文之功納其數萬

蕭執珪爲嵐州刺史盧季珣爲復州刺史崔憬爲銀州刺史開元八年並坐貶詔曰先王制法慶立師長將以爲理也夫刺史者受方岳之寄爲吏人之表以宣法則以樹風教故得人則河潤九里京師蒙其福非才則虐流百城黎庶受其害所以漢宣云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歟中大夫前守嵐州刺史蕭執珪通議大夫前守復州刺史盧季珣中散大夫前守銀州刺史崔憬等各藉階資謬居藩牧不率法度情匪在公憑此尸素贖其貨賄豈有奉條察之委居道

化之先顛利無厭貪以敗類固上行而下効豈澄源以正本有醜面目實虧風憲雖罪無所漏已寘刑章而情頗難容宜從遠謫執珪宜除名配隸營府卽差使所在馳驛領送至彼不得東西季珣可恩州司馬憬可施州司馬弁員外置同正員卽發遣赴任仍頒於郡國以勵在官

崔較爲河南尹開元八年貶代州都督受賄故也

李邕爲陳州刺史開元十三年車駕東封廻邕於汴州謁見獻詞賦甚稱旨頌自矜銜中書令張說甚惡之俄而陳州賊濫事發下獄鞠訊罪當死許州人孔

彰上書救之請以身代邑罪疏奏會赦減死貶爲欽
州遵化縣尉彰亦配嶺南

盧暉爲魏州刺史開元二十九年坐贓詔云暉素是
妄庸幸承資地早升清列受典大藩不能勵彼公心
少申答効而咨其鄙識莫顧廉隅贖貨無厭蠹政斯
甚或增加賦歛或減截官錢入己之贓六百餘貫自
外所犯數倍於茲况又役使人工殆三十萬復有何
要輒化爲勞慢法徇私觸類非一朕志存撫育情切
好生特寬斧鑕之誅俾從流放之典可長流富州百
姓與朕共理伊邇列城自頃以來每加優異凡在遠
近固合周知豈有受恩而不盡節炤鑒若此咸宜勉
之無或放尤自投於網

王琚爲鄴郡太守天寶五載坐贓詔云琚从經任使
歷典藩條恃朝廷之見寬冒憲法而無憚凡所蒞職
罕著善聲自頃後官益彰喧訟志由貪敗政以賄成
所犯贓私動盈千計正名論罪合寘流刑宥過推恩
猶從貶任可江華郡司馬員外置

劉巨鱗爲南海太守克嶺南五府經畧採訪處置等
使坐贓下獄死

李宓爲雲南太守犯贓貶爲澧陽郡慈利縣丞員外

置

韋陟爲河東太守天寶十三年貶爲臨賀郡桂嶺縣尉員外置仍馳驛發遣陟天寶初自吏部侍郎出爲襄陽鍾離義陽三郡太守楊國忠專政徵爲河東太守本道採訪使陟以名位素著怏怏久失職及臨關輔莫有任用而性頗侈豪所蒞不修清廉之操遂恣其利欲盛以河東土物入饋權要爲部人所發詔下御史訊鞠陟時朝謁在華清宮惶怖不安乃厚遺御史中丞吉溫求救於祿山事泄爲國忠奏貶溫亦坐貶澧州長史

李巨肅宗乾元初爲河南尹於城市橋梁出入車牛皆稅錢以供國用頗有乾沒士庶怨之後與妃張氏不睦張氏卽皇后從父妹宗正卿李遵構之發其贓貶爲遂州刺史

張萬頃爲廣州刺史上元二年以贓貶巫州龍標縣尉員外置長任

李鼎自鳳翔入爲衛尉卿寶慶六年貶爲思州長史員外置坐贓也鼎守鳳翔以賄聞雖去職姦狀皆露旣行賜死於路

李佚爲宣州刺史代宗永泰二年坐贓二十四萬集

衆挾殺籍沒其家

黎幹大曆八年復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幹自以爲得志無心內理貪暴益甚徇於財色

薛邕爲宣州刺史德宗建中初盜官貨計錢萬萬殿中侍御史員寓因私憾而奏舉之故貶官無幾又配流象州

崔穆爲黔中觀察使貞元十一年部人告穆賊二十七萬貫及他犯遣監察御史李直方往州覆按

劉贊貞元十二年爲宣州刺史天下殷贍處也贊厚歛殖貨以務貢獻用求恩寵又不訓子弟童稚者便

以驕傲爲事

路怵爲涪州刺史貞元十四年以賊追奪兩官仍勿齒三五年

陽履爲永州刺史貞元十六年觀察使呂渭奏履犯贓令三司使推鞠履又表自言當州營備錢物上獻爲觀察使所鞠按令中使王文湊就州取履至京師三司使訊其所妄破用履云市馬進訖及訊其馬於何人處買及價直齒歲履答狀馬主東西南北貴公子也今不知所在言馬齒歲按禮經齒路馬者當誅今不敢言其他狀欸多如此類德宗悅其進奉之言

不責也但令免官而已

鄭式瞻爲衢州刺史貞元十七年死於州獄初鹽鐵使李錡於衢州卽山鑿銀式瞻誣銀工杖殺十餘人怨之觀察使舉奏發御史就鞠之坐贓二千貫笞四十流崖州詔未至而死

張登爲漳州刺史貞元十七年死於州獄登暴狼貪冒擅賦百姓沒買州人爲奴婢者三十人姦亂裨將家財非一其不堪有縊死者部人蔡化訴於闕下詔命就鞠遂幽死

陳審爲明州刺史貞元十九年坐贓配流崖州

臧渙爲韶州刺史元和四年以賄聞貶賀州司馬

王仲周爲明州刺史元和四年坐贓貶韶州司戶

劉文翼爲瀘州刺史元和四年坐贓貶爲崖州登邁縣尉

陳當爲榮州刺史元和五年貶爲羅州吳川縣尉以坐贓故也

張慝爲將作少監元和五年貶爲朗州長史慝前爲蘄州刺史坐贓爲觀察使郗士美所奏

李少和前爲江西觀察使元和七年勅曰李少和職奉察廉迹乖周慎除替已後猶取公錢或交換未填

或轉移私費今除已填納贓數外尚欠三千七百餘貫身已淪沒不可徵收宜放免

李宙爲丹王府長史元和七年以前任復州刺史坐贓貶爲賀州司戶參軍

孟嘗謙爲安州刺史元和八年坐在郡貪濁弋獵擾人貶柳州司馬

李將順爲袁州刺史元和九年坐以官錢貿易以求利且擅興工役貶循州司戶參軍

李彥輔爲簡州刺史元和十年坐贓貶韶州司馬

龐說爲忠州刺史元和十年貶爲端州司戶說嘗改

易其州庫門以內向用便過貨故及貶

馬平陽爲曼州刺史元和十年以貪虐貶爲韶州司戶

夏侯至爲汴州刺史元和十年以貪虐貶潮州司戶李逢爲台州刺史元和十二年坐贓貶康州司戶參軍

啖異爲集州刺史元和十二年坐贓貶封州司戶參軍

崔祝爲鄭州刺史元和十二年御史臺奏祝坐贓三萬餘貫勅崔祝抵犯刑章宜加貶逐緣其身居憂服

未可授官宜且於康州安置待服滿日處分其贓充
進助者仍令度支收管本道觀察使覺察不早特宜
釋於祝於當州顧召行營車除克佑給付又擅出州
倉粟麥貴貨之以利入已及觀察使舉聞發御史按
之乃以助軍進奉爲名晝夜促進祝父老病聞御史
按祝竟以憂死祝旣除名所至遲留又錮身配流康
州

第五申爲資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坐贓貶連州司馬
霍勵爲邛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坐贓決杖流驩州
宋君平爲涪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坐贓削官一任

楊朗爲鄆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坐贓削官一任徵十
斤銅

唐慶前爲壽州刺史長慶四年刺史揚歸厚告論慶
違赦勅科配百姓稅錢及破用官庫錢物等事慶犯
正入已贓四千七百餘貫勅唐慶入已贓僅五千貫
據罪定刑實難全宥但以惟新之日政務從寬要示
含容俾從流竄宜除名長流崖州

李彤自鄧州刺史入爲司農少卿長慶四年貶吉州
司馬員外同正彤前在鄧州坐贓錢百餘萬仍自刻
石紀功號爲善政碑觀察使柳公綽以事聞故有是

命

元稹以穆宗長慶中為浙東觀察使既放意娛游稍不修邊幅以贖貨聞於時

梁張思慎為蔡州刺史以貪貨大失民情

後唐李存儒為衛州刺史為梁將段凝所陷存儒控御無術誅歛州民防城之卒皆徵月課縱其歸去段凝知其若此夜渡舟師詰旦登城存儒不之覺

李鄴為亳州刺史明宗天成二年詔配崖州長流百姓所在賜自盡鄴為政貪汙有奴為人轉金與迴公道奴匿其金鄴知遂殺之其家人上論訴其私事遂

伏法

成景弘為曹州刺史受倉吏百緡天成三年七月勅成景弘位列百城秩膺八命在旌旃而甚至於委任以非輕所宜均我詔條副余優寄而乃罔遵養憲輒恣貪求差廩吏以非公取貨財而潤已纔行鞠勘果伏罪尤宜行竄逐之文以示澄清之道可貶綏州司戶參軍續勅長流宥州

韓知章為漢州刺史天成四年以在任日恣誅求達於聖聰勒歸私第

盧質為滄州節度使長興四年奏薦滄景觀察判官

靳詡雪得冤獄乞行恩獎詡父名儒滄州市井之富
 民也家財鉅萬前後鎮帥無不受其賂者先是應聖
 節靳儒來朝帝見之於後樓下儒因言其子詡為本
 道觀察判官月限已滿乞量留一年帝即從之又薦
 罪牙郝寓帝曰寓乃何人朝廷事有大臣朕不自由
 爾無宜多言也詡商販之子不數年至本州從事質
 昔生備位廉察而受賂薦許人士醜之

晉李彥珣為坊州刺史高祖天福五年十二月犯枉
 法贓特勅免官彥珣从臨翟道苛暴不法結怨所部
 宜君縣民唐璘與李婦爭田彥珣納賄數十萬斷

李婦詣御史府上訴按詰伏罪法寺詳斷以
 李彥珣以定刑特與舍弘聯示懲戒宜奪一任官
 送號收管

周安器信歷許充二鎮所至以羨歛為務民甚苦之
 黨二器為萊州刺史貪暴特甚吏民不勝其苦受代
 以送濰本州及為部民所訟下獄鞠之仁魯伏罪贓
 汗狼藉

趙鳳為單州刺史以進奉南郊為民率歛部民財貨
 為人所訟

張順爲楚州刺史顯德五年十二月己丑賜死於都城外順發身戎伍累遷虎捷廂主歷登汝楚三州防禦使在楚州日嘗隱落下權稅錢五十餘萬官庫絲綿二千餘兩及縱其部下擾民民甚苦之爲轉運判官馮瓚所奏下御史府訊之得實故寘於法焉

冊府元龜

